

丁卯年夏季號

鴻雁錄

無臣書端



# 目○

壺社消息

小言

師友書牘

本社第一期錄取課文

戴驥磐先生特課

補刊

附刊

第三期社課題

補白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6216B





蕭史怨吹簫最傷心紅豆東風鴛夢苦無憑向貝闕

珠宮好藉仙槎逢織女

湘靈慵鼓瑟更休說青溪煙月龍窠拚息影把蛟綰

翠羽留取陳芳賦洛神

陳兌

君如正則沉吟哀窈窕兮春心傷竟隨雲馬風車招

魂湘水曲

我學坡仙按譜嘆英雄被浪淘盡好倩銅琶鐵板高

唱大江東

補白



沃丘仲子作名人小傳以馮蒿庵之受袁

命辦賑也以樊樊山之浮沉公府也奪其

遺老置之文人嚴矣然馮僅一出辦賑視

樊有間矣其於湘綺老人勸進一書何爲

師諱之深耶

筆削

小言

詹詹

士君子不必好爲知人論世之言。却不可無知人論世之識。

讀沃丘仲子近代當代名人兩小傳。覺士節不可不勉勵。其於詩文家品評尤允當。

梁節庵先生詩云。一水飲人分。冷煖萬花經。雨有安危士之遇。不遇文字之見賞。不見賞亦一水飲人類也。若下句。則在時局旋渦中。幾於無人。不然無地不。然矣。寄感深哉。

今之名士文字。多半若時花美女。人見必愛。然而時過而萎。色衰而弛。無真精神。與人相感召也。

嶺東盡社鴻雁錄

慶耕之稗官。佩聽錄。曩於時報一讀之。其品評海上小說諸家。實有見地。

海門顧文仲之讀書隨筆。厲南溪之偶感錄。尤一。郎之秋窗絮話。皆不可不一讀。其人皆不可不一交。

文字交是第一樂事。文字債是第一苦事。惟素心人。

快心文字。日日相對。案頭不見其苦。祇見其樂。

文字吸力最大。到可賞心處。能使前有千古。後有萬。

年。遠至千里。百里之人。一一生其愛慕。

詩文一道。與其貌古人。不若寫自己。貌古人皆。屢鼎。

寫自己。皆真趣也。真趣不相入。何詩文之足言。

戴不得狄青面具。入世便拙學。不得陶公本色。處己。

全非我。無許多面具。不如出以本色。

讀書在收智識。尤在啓發吾之智識。若第以書之智。

識為智識則固矣

清人詩云曲園老人能早死福分過於湘綺樓沈簡  
子先生亦有句云可惜白頭湘綺老也隨車馬入長

安真先得我心也

作文不能自出眼光拾古人糟粕為專家奴隸只是  
出醜一塢違言學問違高聲價



補白

追悼林君洛書有序

左錦堂

林君洛書往年港社高才生也。不幸於前年逝世。頃重閱文  
字續因讀其寄懷瀛壺居士八律。清新俊逸。不染一塵。而頰  
上添毫。亦不減虎頭妙筆。令人三復不忍釋手。為喟然者久  
之。但讀其第六首云。記從小識公。先苦恨交遲。已十年。笑  
我浮生。渾似夢輪公。慧業獨能值。生天靈運難成佛。墮地青  
蓮。或是仙亦有前因。通翰墨。新詩留與致。纏綿則通首均有  
玉樓社召之兆矣。無心流露。吁可傷也。臨篇致慨。追悼以詩  
如此。清才不永年。居然靈運已生天。浮生似夢詩成識。慧業  
能文集可傳。下筆特工徐庾體。摛詞何減晉唐賢。回思講學  
香江日。猶撫遺篇一愴然。

# 師友書牘

來書

吳麐伯

是君身有懶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以自解。不然。則一

前歲得賜書。由見鳴麟謝貴高足。習公惠瀛壺叢刻之函。以爲欽崇慨歎中。有道着痛癢語。許爲神交知己。且許作小圃序。往復讀之。服其詞旨竝勝。近罕其匹。擱不敢復。又兩月。習公以沈太侔同年將納交告。曩者太侔贈拜鴛樓四種。極崇拜。兼同年誼。甚以得交爲幸。乃擬函答。並以先生書尙未復。緣膽怯。以告習公稿。具未寫寄。太侔且故於北京。可謂真懶。可謂真怯。懶與怯并。淹滯至今。罪甚罪甚。惟私改杜詩。自

疎慢妄人而已。昨荷寄丁卯春季鴻雁錄一冊。既徧讀大著。小圃記序在焉。圃誠小。孰意先生以大生廣。生生不已之義。恢而張之。謂天地爲人圃。吳子爲物圃。圃於天地者不爲大。圃於吳子者不爲小。奇闢驚人。竟使天地一大圃。可以小而無內。吳子一小圃。不妨大而無外。且以吳子爲生生不已。中有數人物之一。其恢張是也。其稱許過也。小人哉。樊須。驚怖其言。若河漢之無極也。亟轉一語曰。生生不已。中有數

人物之一位置先生其可乎嗟乎天地閉矣先生隱矣司權爲人圃之天地不寄其權於能爲物圃者以爲物之圃獨假權於不能圃物者舉圃中託生之物蔬果草木花竹摧殘芟夷而殆盡焉易以荆棘芒刺之屬叢生其間充塞其隙迷陽迷陽無傷吾足行者相戒天地之大側足無所吾懼有數人物如先生不敢不踴不敢不躡將放聲大哭於天地之果小矣何有於鳴麒之爲多數者也錄首社中消息朱粥更汪石青均物故若與太侔處此天地豈能無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歎華顛青鬢有數美材人間廣陵散從此斷絕秋墳鮑家詩亦豈堪再唱耶悲夫悲夫又錄中王雪亭萍瀾草堂圖序先生與遜叟友蘭君異樣出奇屹然魏蜀吳三國鼎峙各不相下又如華邨管

三人一龍首尾鱗爪空靈矯變不可方物讀之令人神旺氣旺小圃序旣獲先生驪珠不知能更介於遜友二老亦許如雪亭入龍宮得寶否禱盼殊切先生之文字字活句句跳筆筆轉換段段呼應命意構局全是南華勝境附謝一詩兼錄未寄習公函稿及前託家東園轉寄壺中天一闋均乞郢教勿吝

餘紙錄丁卯正月六十七歲初度請正

再與三齡便七太平雞犬未嫌窮彌天兵氣驚風鶴動地哀聲起澤鴻戰勝狄青多假面逃虛貞白厭方瞳閉門惟有寒梅好相向花留耐久紅

竹銘先生賜題小圃序賦謝

小圃人間等粟芒壁中忽現大文章南華字挾



飛仙氣。北郭騷真。厭世狂。縞帶輸心。虛季子琴材。憐尾到中郎。躊躇位置先生處。莽莽乾坤一草堂。  
答序中意

習公先生著席。兩月前奉瀛壺先生先施之函。蓋見謝贈叢刻函語。而引爲知己者。白香山廣大教主。如麒亦在兼收洩勃之中。可喜也。又沈太侔先生爲敵同年。前二十年荷贈拜駕樓四種。神交久矣。代鳥越禽。無從接面。此二公皆執海內風雅牛耳。亟欲函致崇仰。而無端風鶴。敗人興致。又視二公如大敵。性嬾則坐失時機。膽怯則望塵先潰。蓋父叔見小敵怯。見大敵勇。而麒適得其反。陳琳常云。此間少作者。易稱雄伯。今見二張。小巫見大巫。神氣都盡。凡文士於才。

嶺東壺社鴻雁錄

力不能遂人之處。確有此種光景。非第謙讓然也。祈通函二公時。先爲道達稽遲歉忱。何時興到。當執囊韉。以從事文陣之前。觀其戰法。軍墨然後作諸葛君真名士之歎。則戴仲達巾幗。且將自豪曰。敗亦可喜也。先生以爲如何。

右抄未寄習公之函稿。有餘紙再錄壺中天寄

家東園先生稿。係與寄先生是仙是佛者同

時作

飛還倦羽。笑歸來松菊。草廬葺就。即小圃記所

江甯倉門口之宅也。若道扶疎。須繞屋再種五株新柳。飽

飯攤書。醉眠枕石。無事眉頭。皺飄飄衣。舉風來

涼生襟袖。多謝酬答柴桑。夢窗同派。筆搦生

花手。東園先生爲小圃記題詞。桃李新陰春正好。文價還能

嶺東壺社鴻雁錄

八

依舊江暮雲。生帆輕浪破。平楚相望久。酒家同問。甚時指杏村有。

補和麀伯先生六十有七初度詩并以為壽

瀛壺

升堂

風胡入賞劍飛芒。長價青萍費品章。如戟鬚眉矜磊落。扣擊心事託清狂。無愁可掃謝蘇軾。有賦新成抗庾郎。難得知音吳季札。聽歌許我一

十千美酒還堪把。時縱能窮道不窮。無力回天。

報吳麀伯先生書

瀛壺

風退鷁有詩補壽。雪留鴻韋絃各佩通幽贊。糠粃難昏烟漆瞳。遲我百年公未老。花前卅度醉顏紅。

手書至。座上有春雜誦。一過胸間。有春快甚矣。天一歲而春不敢以嬾。天甯敢嬾。先生哉。竊以為先生之嬾。先生之真也。天下無樂於文字。真交無苦於文字。

昔胡叟初見高允曰。吳鄭之交。縉紵為歡。吾之與子。當以韋絃為幽贊。叟時年六十七。亦願先生佩絃以藥。懶竹銘佩韋以醫。急想相視而笑。草逆於心。不讓莊惠。兩人專美也。

和答麀伯詞長見貺原字

瀛壺

俗交推此兩心。弟懶過先生多矣。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在形迹也。偶然數行書。不以為簡。興到時。萬言下筆。不以為煩。先生持此相對。必不懶矣。意中以先生為真交。不願以謙諛之詞。道惟急急。思起先生之懶。時時與我相見。以文字而後快。失鹿兩孝廉。對人

或懶對弟則不懶。一識先生恐先生亦懶無可懶矣。容爲轉告。嘻。生今之世爲今之人。焉得不懶哉。有田可給。饕粥有廩可避。風雨有子可傳衣鉢。吾神往懶翁一賦矣。

來書

吳慶伯

奉復書。懶則是下走真處。一語便道着。若自道。人必不信。祇以爲懶字掩飾耳。出子將之評。信矣。又謂懶過下走。並不欲多以文擾。以益其懶。下走疑信忽參半。先生友生徧海內外。擇之甚嚴。昔子將不詣陳太邱。曰太邱道廣。廣則難周。先生所擇。皆最金箭之美。學問互質。鱗雁往還無虛日。吾見其勤且周矣。下走如能亦步亦趨。縱難到勤字。猶可免懶字。先生至不欲益其懶。是必預料其懶如故。前所評懶即真處。其

間大有逕庭焉。亦疑而不可信矣。且使下走果將懶處信爲真處。自茲以往。必以真滋懶。以懶冒真。甚矣。先生一評。不特可疑。不可信。誤人亦不淺也。下走反復思之。先生豈其然。豈其然。蓋懶過我云者。即好勇過我。取裁中之激勵也。不欲益其懶云者。即轉益多。師不屑教誨之。是亦教誨也。友道也。師道寓焉。其究以必使下走不懶而後快。深情若揭矣。此時下走再懶如故。則是伯夷不能使顏儒聞風而廉。立柳下不能使鄙薄聞風而敦寬也。又必不然矣。故下走之懶。自奉書後。雖未即霍然。已有起色。若先生復以起廢疾。鍼膏盲之手。著至奇至快之文。時時見示。無慮益下走之懶。而使下走必不懶。斯則懶褊康日夕所望也。先生是書。持示沈塾翁。伊方著塾翁小傳成。作函

回書懶不敢不回書故不敢任野性之懶書到先生必意外躍然曰懶殘子可教也

附小圃主人傳

主人蘇之上元舊姓縣廢遂爲江甯人舊縣時名藉藉多有知者晚年宅城東有小圃將老焉圃以外非所有非所主隱其姓氏自稱曰小圃主人如其分不願其外也嘗撰小圃記引天地萬物入一圃之內無所不有亦若無所不主者客疑之請其說主人曰吾何說圃之圃有之有限也吾心之圃有之無盡也有限者非其有一毫不可取即一物不得而主焉無盡者吾一心萬物皆備焉萬物歸懷焉有而主之不侵人之

所有不奪人之所主大道爲公而天下一家矣獨不能行吾之心惟有引之以入吾心之圃而已吾亦惟稱小圃主人而已以故圃之外寂寂可羅雀來無羈客有友主人與神交主人者知主人之心無遠近往往以同心之言至索處視隴隄無可語則抗聲高歌聞圃外歌之詞曰滄海橫流不能安處有此圃兮圃之外誰爾汝兮天地萬物引入吾之圃惟此心之故兮歌已潛焉泣下自爲傳而贊之贊曰主人有姓氏胡爲而不傳種種短髮悠悠昊天桑田海水故國蒼煙別有傷心之懷抱無告滿目之顛連栖栖茲圃不知其何以然而然焉嗚呼是豈君子沒世無稱之疾歟抑不能已於天下匹夫有責之言

報吳驥伯先生書

瀛壺

接報書知先生不懶矣。曩者先生以懶見真，主人知之。主人知先生於主人真，而尤真斯懶，無可懶全信然矣。是又足徵先生之真，因能知主人之真也。主人神交者四年，詩文友多至三百餘輩，本爲求得真交，而俗交且麇至，其流將泛鶩以聲氣，與主人初心相刺謬孰其乃不得不以懶出之。其心以爲真者固無一刻或懶也，然而真交之難，幾若鳳毛麟角，遲之久而一遇焉。主人引爲知己，尤慮奇偉之士不無在山深林密間，遠或見遺，乃挾其秃筆荒墨，再與相見，冀更得一二素心人，娛此暮歲。今其意亦漸懶矣，留此匡廬面目，以待我真交，於意良適。對先生不能懶，不敢不真，故以實貢。度先生於我應有同也。師耶友耶，奇文快文耶。其迹也。主人亦不能行先生之心者，得引入先生心中之圃，願亦足矣。人世間何者非寄，何者得主，往往主者其暫，同歸於寄者其常。惟其然，則暫爲之主時之地，之人物之文字，事實益不得不寶貴。先生以爲何如。

來書

沈舜欽

越歲未通訊，緣環廬氛霾屯塞，蟄伏益深，與朋舊暫歇音耗，遂於先生似疎矣。而每讀鴻雁錄，輒油然而起企敬之忱。特未以尺素達左右耳。茲讀大莖蟄廬序，拜誦一過，不禁掀髯狂喜，拍案大叫曰：是天地間之奇文，大文空前絕後之文，足以傳蟄廬於不朽之文也。其文曰：檐間掛星斗，脚底走風雷，指下彈壓山川，胸中吐納江海，夫能以星斗掛於檐間，風雷走於脚

底山川。彈於指下。江海納於胸中者。非奇人歟。廬主人之爲人。本無如此之奇。實乃先生之以文狀其奇也。豈非宇宙間之奇文乎。又曰。六合而戶牖之。八荒而庭除之。萬籟而賓客之。其文筆之雄舉。與過秦論之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文相頡頏。何其大也。又曰。主人蟻伏此廬。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是贊廬主人爲空前絕後之人。然非有先生空前絕後之文。曷足以傳其人哉。繼之曰。悠悠然與天地相終始。而蟄廬傳矣。而先生之文傳矣。而蟄廬之名遂附先生之文。並傳不朽矣。至其文法之神妙。字字活躍。筆筆凌空。天矯變化。來去無踪。一鱗一爪。忽西忽東。文境其猶龍乎。反覆熟讀。蹲蹲起舞。已將全文書扇。奉揚文風。刻不釋手。仍當寫懸廳壁。以

耀蓬廬。並成二十八字。以博一粲。詩曰。飛來鴻雁嶺之東。喜煞江甯沈。蟄翁寄謝瀛壺仙館主。蟄廬何幸沐仙風。附陳近作蟄翁小傳稿。敬請先生斧正之。遙嶺海。臨穎神馳。文字因緣。積久彌篤。藏寫之心。於先生未疎也。書不盡意。敬候起居。

蟄翁小傳

翁江甯人。不著姓氏。其生平事蹟不具述。年五十後。結廬於城之東南隅。額其門曰蟄廬。因自號曰蟄翁。曾以兩字狂名。署蟄翁之句。吟詩五章。以見志。翁自二十歲後。橐筆湖海三十年。飮世味。怵世情。悲世變。不敢憤世。不能離世。不得已。且溷世。而蟄焉。矮屋數椽。暫避風雨。如百蟲之伏於冬者。蟄其身也。潛志潛慮。不役於外。納

天君於虛靈之府寂然而不動者。蟄其心也。結  
轉喉舌於稠人廣座中。訥訥似不能言者。則蟄  
其言論矣。偶經衢巷。值豪驄貴客不及避匿。乃  
障面屏息而趨。則並形影音聲而亦蟄焉。且復  
蟄其神以葆真。蟄其氣以泯爭。蟄其姓名不以  
示人。是托於蟄以自全其生者也。

贊曰。天地。閉。天地。蟄。矣。日月。晦。日月。蟄。矣。翁。殆  
師。天地。日月。之。蟄。以。爲。蟄。者。乎。知。幾。其。神。退。藏  
於。密。蟄。翁。其。庶。幾。乎。

報沈舜欽先生書

瀛 壺

今日得先生書。復得吳慶伯先生書。讀竟快浮一大

白。然而先生所以獎借之者。言殊過矣。托於蟄以自  
全。其生一語。主人敬受教念。天生我才。無所用之。磊

嶺東壺社鴻雁錄

落。抑。塞。以。終。其。身。亦。殊。自。苦。顧。行。年。六。十。知。已。無。多。  
寂。寂。空。山。誰。相。慰。遣。出。而。神。交。以。文。字。非。好。振。奇。也。  
非。驚。聲。氣。也。始。以。太。邱。之。道。廣。爲。收。羅。繼。以。子。夏。之  
隘。嚴。爲。慎。擇。歸。之。於。不。真。不。交。不。同。志。不。交。而。身。家  
聲。價。門。戶。之。見。不。預。焉。主。人。志。也。自。讀。蟄。廬。記。識。先  
生。神。爲。之。往。所。冀。拳。結。以。精。神。不。徒。周。旋。以。形。迹。於  
往。來。書。札。之。疎。密。無。所。用。其。芥。蒂。幸。免。錦。注。茲。有。懇  
者。先。生。書。法。妙。天。下。乞。爲。書。小。中。堂。見。貺。或。小。四。屏  
亦。可。附。前。人。文。二。首。隨。意。擇。書。之。何。如。本。日。並。覆。慶  
伯。先。生。書。請。並。鑒。及。故。用。油。印。以。使。雙。方。並。附。乞。恕  
不。恭。專。此。敬。叩。

來書

朱遜叟

得四月十六書。知馨老訥公近况。頗深懸系。孟子云。

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馨老何慊乎爾。癩芥不足患。訥公但宜於藥物之外。並忌鮮發食物耳。先兄輓詩

遂自薦。公宜大噉。急揮之門外也。拙輯加圈點一事。公真甘苦中人。謹佩雅教。

聯語。舍侄擬彙錄付梓。而公作早經編錄矣。示詢李

報朱遜叟書

瀛壺

君味青。號佑之。上海人。前爲縣議長。主修邑志。年約四旬餘。其尊人梯雲先生。長於古文。與先兄爲莫逆交。味青洵不愧鳳毛。其母夫人亦工詩。辭駢文。李君能讀父書。並得母教也。弟自先兄歿後。么弦獨唱。殊覺寡歡。適武進苔岑詩課。有才子婦佳人壻兩題。見之陡然癢發。爰搜枯腸。拈秃筆。應之主課者。余君信芳。爲印入蘭言報中。茲附寄壺中。博公一粲。當謂此老興復不淺也。但雞皮鶴髮。不堪爲婦。亦不堪作婿。獨瀛壺仙館。有嗜癩之癖。肯許之爲神仙眷屬乎。或有新詩。俾之如老嫗之解。亦可濫竽。嘻。真正老臉。毛

手示及詩。讀竟笑不可仰。以如此便使之大腹。雖有佳人不婿之矣。以如此種種之白髮。雖有才子不婦之矣。又况古來佳人薄命爲多。古來才子薄倖爲多。就令居然得婿。甘心作婦。亦復何樂。彼梨花之壓海棠。未可以爲韻也。髮白如玉。膚黑如漆。未遂以爲歡也。公乃以此相騁乎。豈以鞞川居士。老未忘情。而故戲之乎。雖然。鏡裏情人。畫中愛寵。曩猶美之。矧合佳人才子。納入詩中。更由詩中。狀出佳人才子之榮遇。慰情勝無。亦當前一快也。特恐二百韻風懷詩。便瞰不得兩廡冷猪肉。彼余信芳先生。亦太惡作劇耳。讀



公詩。勾起我萬端恨事。一種名心急。掃開強自排。解忘情之至。正其近情之至也。公是釋迦拈花微笑。我如天女散花。悟禪留此一重公案。聽後世才子佳人。自爲因果。何如吹老報書已到。書中述及將結束一家屏棄百事。次第清文字債後。窮經終老云云。此真人生幸福。雖神仙不讓焉。第吾輩無文字債。是因緣似可減。不可盡去。不然空山寂寞。亦殊無聊賴。公謂然否。萍瀾序公文實而大。龐文奇而化。弟却牽合成文。於中取利。視東方偷桃手段。略無痕迹。不得謂非善偷者。蟄廬小圃兩序。狂態盡掬。公閱之。將必曰是兒殊狡獪。石青以其集爲所生兒。盡託之。壺公以希成立。今其叔其妻。又來函索回。丈夫身後。顧念親兒。大是賢婦。顧是兒非。所自出。養此兒。亦非紙帳。

蘆簾問時來。噴噴之人所語。最後一函噫嘻。石青生前以書痴受詬。諱於閨人。迨其已死。閨人乃欲爲書癡存遺集。奇矣。公愛石青者。其將何以爲解。吳定菴君來書。責我以道家言。弟答札中有平生不學道而行住坐臥。却無時不養生。平生不佞佛。而妻財子祿。却無在不觀。空布帛菽粟。無可廢之物。妻女兒孫。有必了之累。等語。書入鴻雁次冊。遲公一月後始見之。搔痒我未能熬痒。却具有本事也。比年往復貽書。輒以詼詭相見。記甲子陳澤濤君壽。我聯云。欲借小言。侑公笑。能恢奇氣。與天春。以如是感。以如是應。浮生樂趣。永以百年想。座上春風。應少不得狂曾點耳。一笑。

來書

朱遜叟

接台端初二所發書讀至第一頁活畫出一個瀛壺

大仙來髮白如玉膚黑如漆大腹便便妙極妙極數

載神交未晤一面今髣髴得之矣惟是天女散花若

迎若拒忘情近情使人捉摸不住大約究竟要噉冷

猪肉說盡風懷恐非真面目也呵呵石青閨人索還

乃夫遺集伊夫厭作佳人婿與世長辭而厥配却是

真正才子婦能痛懺生前之詭辭業而愛護其紙上

之心肝兒公賢之宜也惜其用心似不欲公之同好

者則未免婦人家之纖蓄性矣吳定厂君其必道家

讀鴻雁錄公調吳一詩海外東坡同茲韻事今不學

道不佞佛是儒生本色謫仙胸襟脫盡窠臼而暗合

荃蹄尼山老人必莞爾而笑也吹萬欲屏棄一切窮

經終老豈噉冷猪肉乎若然與吾家竹垞宗旨不

同公謂文字因緣可減不可盡洵爲中庸之道我佩

之弗諼日前閱報得來數語是戴季陶告同志書讀

之無限低徊有云戰國時代大家鄙棄孔子的教義

所得的百年戰亂秦楚之交人口幾滅盡大家懂

得孔子的教義是平和幸福的基礎云云此書洋洋

二三千言誠可喚醒夢夢公於先兄像贊中着文未

喪天道未墜地八個字弟故聯想及之附上拙作用

訥公韻奉懷四首又近作二首鴻雁錄心賞處輒有

筆記紙短不縷縷

五律四首用丁訥公韻奉懷瀛壺主人錄塵野

政

爲想瀛壺侶情深幾疊書胸襟高太白詞賦薄

相如軼蕩天難問椰娘地有居忝存莊惠契

意並知魚

吹水春風易。憑闌夏日長。蒔來花幾種。蔭此木  
千章。詩句梅前雨。雨頭顛鏡裏。霜訊君。鮓海側。一  
樣遣風光。

十年純養氣。妙用克柔剛。高弟添衣鉢。佳兒肯  
構堂。從知爲道損。不諱作詩狂。却異心肝嘔。誇  
人有錦囊。

笑我老無用。但餘忘世情。近憐孤手足。孰與話  
平生。時節當榴火。園蔬贖竹萌。一杯清對月。天  
未證詩盟。

和答朱遜叟見懷元字

瀛壺

迢迢千里路。落落數行書。意氣鷹同舉。精神鶴  
不如。獨彈中散調。高寄上清居。與我有深契。託

心雙鯉魚

最愛鹽溪老。詩來引興長。披襟散塵表。抗手抉  
天章。舊夢三生石。相看兩鬢霜。高長山水事。我  
亦慕嚴光。

世亂才用晦。時窮性悞剛。多公羅夾袋。挈我上  
高堂。秋水伊人感。滄浪孺子狂。詩成招手贈。雲  
寶盡傾囊。

非仙仍玩世。似佛更多情。張瓊忘年友。青蓮太  
瘦生。靜觀時局變。不覺道心萌。莫負三春事。鶯  
花各主盟。

次元字再答遜叟

瀛壺

同懷千載感。恨少十年書。於世一無可。對公百  
不如。樓臺朝望海。燈火夜深居。食字成仙未。勞

勞。蝕。蠹。魚。

奇氣不可抑。青天引劍長。神仙蘇玉局。賓客賀知章。寫影留金粟。延年飲玉霜。寒芒餘作朝日。漫爭光。

狂呼明月出。大笑問吳剛。醉我瓊流液。何方玉作堂。幻成非想想。老學不狂狂。星斗驚飛落。新詩滿錦囊。

難得神交侶。詩能移我情。低徊長。諷詠歡笑若平生。近局成孤注。長風偃衆萌。江南通一水。願共白鷗盟。

來書

朱遜叟

讀公二十日所發函。仙氣滿紙。道氣盎然。尤妙在字裏行間。與燕函息息相通。真莊子所云相視而笑。莫

逆於心者。惟是鄙人調語。一蕙之播。動發巨鳴。連綿不斷。攤箋百讀。快何如之。公謂弟讀鴻雁錄。輒有筆記。却裝作麻姑。使人熬痒不過。因之恨弟。庸知弟之爪指。正如公某年京中所睹七十餘歲之老婦人。必強之爲公搔痒。請一試之。但怕越搔越痒。精皮膚未知熬得否耳。聊以所記一二質公。如右鴻雁錄第一頁。載石青兄妹正月初九同日仙遊。謂其才。其遇。其卒。此日可念也。又其江南嶺東。心光默照八字。沈摯可思。公曲中。俺高歌生起江山色。俺舅聲狀出湖山貌。放開手筆尖和岳抱。驀回頭佛座拈花笑。百讀不厭。一笑用意尤深。石青謂嶺東江南鄉音不同。相見無人通譯。他日此累。至堪發矇云云。幻想入妙。然見羹。見牆。神通已久。此累可仰中書君除之。石青未免。

過慮也。公謂瓊芝願其爲多福多壽人。不願其爲多愁多病身。此慈悲道人一滴楊枝水也。瓊芝句。云細將飢餓三千界。扭入風花一片春。噫其兄妹所以同日仙遊乎。石青某曲。開篇即云上下悠悠五千歲。歎人生微塵而已。結末云。只向眼前的好江山。道聲生受矣。語何悲也。其曲談引臨川夢生前死後任君瞧七字。讀之真覺聳然。毛髮爲之戴也。雖然。王陽明語云。吾不宜重爲爾悲。請轉悲觀爲樂觀。則誦公詩公文可矣。公詩有云。一譎已嫌天。孟浪百年且任潏。消磨又云。畢竟人間勝天上。何嘗佛笑與仙迎。可破涕爲笑。又云。得句便當呈佛去。壯遊真欲挾仙來。眼中人老能爲賦。胸次天空不掛愁。是何等胸襟。何等氣宇。公整廬序。渾是莊子語。神物於天地間六字。妙不

可言。又小圃序。天地一大圃。司其權以爲人圃。寄其權於人。以爲物圃。人體天地。廣生大生之意。以及物人不爲小。天地不爲大。云。數語括盡儒家精蘊。子與氏萬物皆備。子思子盡性參化育之義也。釋老兩氏課虛守寂者。未足語此。自餘鴻雁錄諸公。摘雋探鱗。不可一一數。以最服膺者質之。公戴貞素云。明珠投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謂即佛入地獄之旨。馨老云。著作之可傳與否。以能動人與否爲準。文有峯巒波磔。則有勢。有伸縮頓挫。則有姿。宛轉關生。則有味。三語洵是金針。翰老云。國之滅亡。民之塗炭。皆此不能洞澈之穢業釀成之。又云。佛云一合相。不可說者。無聖賢之見。存復無仙佛之見。存透哉。翰老之言。佛也。公謂吳東老淵明歸去不廢治生。故紙堆中無活

耐可藉根本之談也。又云學問性情心志察其真而可終者。然後訂交。富貴之門益不輕附。皆格言也。詩。劉匏公星辰。窺几席。江海借文章。名句也。馬樞園月。意月情四字。極新雋。王鐵珊吊禰正平作。老到。張海帆草就黃庭。迎旭日七字。仙乎。仙乎。戴驥磬吊夏女士墓。云。天許香蘭垂露滿。當時淚眼已無多。宗子威題鞠部叢談校補。有云。舊人猶及見。何哉。又欲將詞客重呼起。莽莽西山不可尋。此有身歷實事。益覺感喟蒼涼。公輓石青兄妹三聯。簡子長聯。尤可徵會。抵得兩篇佳傳讀也。絮碎不耐觀。手疲請更端。六月未暑。動定維珍愛。錄上近作一首。以有關郭退畊近聞也。

本續徐意園同社故四年矣。子茂本年十六七

寄書云。欲印遺稿。吁徐君有子矣。感賦五古一章。

遜叟

意園舊同社。名譽重南州。吁嗟宿草生。其亡已四週。郎君名茂本。英年出一頭。昨者函老夫。三復涕橫流。謂父臨終時。執手語哽喉。有詩纔五卷。心血之所留。爾能輯存之。吾目瞑九幽。苔岑多神交。乞序其因由。愴焉思風木。將爲梨棗謀。囑我告蘭言。以代簡札投。孝哉徐茂本。爲父計千秋。亦已能爲詩。鳳毛今可求。惜哉郭退畊。伯道悲悠悠。意園即退畊之甥。退畊故後嗣子。放蕩遺著不可問矣。此茂本園中所述。

竹銘老世伯致書家叔詢及拙作仰見長者

誘掖後進之意且慚且感謹賦一律呈請

誨正

朱聲韶

敢叨逾分說忘年仙館教聯翰墨緣風木痛深

勞下問先貞介公雲天誼重感難宣見賜語像

贊一讀龍推老子尊前輩先君每謂翺盛推

奉手札必鳳翻奇毛譽後賢少銘兄大作見於

適見瀛壺招手處極星萬丈朗南天

次答朱君伯雲 瀛壺

感舊文成已隔年蘇瓊有子續前緣君如投轄

陳驚座我記登樓王仲宣論世彌悲知己少傳

家深美後人賢兩廉亭外春多少鶴共梅花又

一天。

來書 高吹萬

前以亂事突起避居滬上幾及兩月而故鄉正當火

線中間兵戈壅塞風鶴頻驚已分寒家將成灰燼乃

亂平返里居然室廬無恙書籍猶存殊非始料所及

所奇者大軍雲集而山廬中未來一兵一卒宅後適

架大砲連放多響亦未損及秋毫不可謂非如天之

福也惟默察大勢為禍方長坐對狂流甯能無懼正

月間兩次來書均獲拜收頃又辱手教諸承垂注感

切彌涯弟自數月以來用腦較少頑軀漸健行當效

法賢者結束一家屏棄百事年來蓄書日富誦讀未

遑倘免焚坑定願寢饋聊自娛悅非冀求名文字之

債堆積如山一俟次第了却當窮經終老耳率後佈

臆順頌箸祺。

報閑閑山人書 瀛壺

手書奉悉山人無恙山莊無恙良慰良慰公從一家

歡中享一世清福饒一生至樂婚嫁早畢便是神仙

中。人。又。富。藏。書。百。城。坐。擁。雖。南。面。王。無。以。易。可。勝。企。  
美。擬。次。第。了。文。字。債。窮。經。終。老。大。是。樂。事。然。私。心。竊。  
猶。有。憾。者。則。以。文。字。債。皆。因。緣。所。在。也。可。減。少。而。不。  
可。盡。去。獨。坐。空。山。無。友。朋。文。字。之。往。還。酬。答。不。太。寂。

寂。乎。讀。書。是。一。適。得。朋。是。一。適。與。名。流。勝。友。商。榷。以。

詩。文。亦。是。一。適。公。於。此。尚。須。留。不。了。之。緣。爲。佳。也。世。

局。如。棋。天。心。若。夢。吾。輩。捨。翰。墨。外。無。寄。託。除。友。朋。詩。

酒。花。月。外。無。賞。心。樂。事。暇。日。無。俚。吟。一。二。首。小。詩。作。

一。二。段。閒。文。報。素。心。人。一。二。札。答。或。天。外。飛。鴻。遞。到。

遠。音。得。知。已。數。行。書。讀。之。掀。髯。一。笑。天。地。爲。春。皆。樂。

境。也。此。境。於。人。天。每。斬。之。獨。不。斬。於。我。公。山。莊。中。有。

台。榭。有。園。林。有。圖。史。花。竹。禽。鳥。之。娛。有。山。妻。兒。女。孫。

之。仙。眷。作。清。伴。有。揮。犀。之。墨。客。有。吐。鳳。之。清。才。座。上。

聚。德。星。天。涯。聯。舊。雨。何。如。得。意。謂。此。文。字。因。緣。公。忍。  
悉。謝。去。之。乎。是。必。不。然。唯。公。知。愛。我。我。亦。恃。公。知。愛。  
敬。以。爲。言。夫。天。下。之。願。識。荆。州。者。衆。矣。景。慕。之。心。豈。  
獨。壺。中。人。已。哉。唯。公。亮。察。之。

來書

高吹萬

五。日。前。先。得。手。教。頃。又。接。到。頒。賜。葛。布。一。端。輕。細。潔。  
白。可。愛。之。至。此。間。無。此。佳。品。也。故。人。情。重。何。以。爲。報。  
當。率。成。小。詩。即。錄。於。後。弟。近。來。文。字。懶。極。少。極。然。蓄。  
書。日。多。沈。浸。其。中。頗。爲。自。樂。大。有。不。願。乎。外。之。意。然。  
究。似。衰。退。非。精。進。之。象。先。生。何。以。策。之。變。頓。

瀛壺居士贈葛報以一律即希吟定 高吹萬

遠道遺絺綌先生愛我真 嗟余久牢落熱本不

因人衣被應忘夏商量欲避秦願將無數意珍



重歲寒身。

次答閑閑山人

瀛壺

神交三百輩。爭及吾公真。並世無雙士。知音第一人。王前惟有觸山外。不知秦素山。先生居此意長。

無數超然物外身。

來書

高吹萬

前奉手教。並蒙贈葛。當有謝函及小詩寄出在途。茲有絲織品二頁。又續有小詩一首。寫作立軸式。二者俱以道遠。故未配鏡架及裝裱。因郵寄較多周折也。物與詩俱陋。不足以云報答。聊將意而已。詩境因久荒而愈退。公其何以教之。友人金君松岑之天放樓文集。又已印成。彼仍索弟一序。弟方在節宣腦力時期。故未及為。其實則以此公文學。弟殊驚怖。不敢輕

易下筆耳。茲以二部奉贈。尚希瀏覽也。又適見公去年信索及沈書彌陀經。不知是否續奉。已不能記憶。

今姑再寄二部。乞收。鴻雁錄源源接到。感謝感謝。

瀛壺先生惠贈素葛以西湖絲織片報之。賸一

律即希吟政

高吹萬

忽喜天南下。朶雲一縑。謹拜意殷勤。好憑掌葛。崇周禮。可許披襟。障楚氛。挈領居然成鶴立。拂衣便欲入鷗羣。江南無物堪還贈。把個西湖寄與君。

閑閑山人惠贈西湖絲織片並賸以詩次韻奉

謝

瀛壺

欲訪西湖隔暮雲。將絲繡出費辛勤。河山寫影收殘局。水月無塵洗俗氛。歎鳳文章香草怨。浮

鶴。身。世。浪。花。羣。白。蘇。堤。外。遙。相。望。滿。抱。清。光。獨。  
讓。君。

再答閑閑山人

瀛壺

把。個。西。湖。輕。寄。贈。先。生。許。我。託。清。流。移。將。眼。底。  
三。潭。月。來。作。壺。中。萬。頃。秋。說。項。有。心。收。夾。袋。網。  
施。無。夢。入。扁。舟。投。閒。便。欲。隨。公。去。打。槳。煙。波。結。  
勝。遊。

來書

張海帆

新。年。舊。年。更。迭。過。去。春。寒。瑟。縮。百。無。聊。賴。所。居。迫。近。  
軍。事。集。中。處。正。愁。悶。間。郵。使。手。公。書。來。展。讀。之。則。喜。  
不。自。勝。幾。忘。有。天。時。人。事。之。變。是。何。也。即。公。書。所。謂。  
愛。好。之。情。摯。不。覺。意。與。俱。長。也。公。棲。隱。寄。樓。俯。然。塵。  
俗。之。外。興。書。作。緣。自。適。其。適。苦。海。中。人。惟。有。引。領。望。

之而已。可望而不可即。亦惟有自恨福薄緣慳而已。  
鐵老處蜀南。弟處江北。公高踞嶺東。嘗未一見顏色。  
獨其心心相印。處覺非弟無以通。東南兩詩老之好。  
非鐵老無以慰。弟處境之難。非公亦無以知。鐵老愛。  
弟之篤。必真必實之四字。直爲我三老下一斷語。弟。  
自區處家事後。閉門却掃。並一切無聊酬應。謝絕之。  
其情況與公居憂同。而落窶加甚。是又何也。公神交。  
遍海內外。興之所至。天涯比鄰。弟則落落寡合。一文。  
一札之投。非東極嶺嶠。即西達巴蜀。自餘則否。甯不。  
欲廣通聲氣乎。良以由文字交進。爲道義交。則可由。  
文字交。降爲世俗交。郵使往還。浪費筆墨。則不如閉。  
戶垂簾。靜對琴書。不出一言。不着一字。之爲愈。鄙見。  
如此。公寬博長者。嘗有以廣之。弟辱與公同年。所不。

能強同者。無閱歷以應變。無善地以藏身。無賢子孫以博吾懽。無大撰著以公同好。當未得公書先。得詩數章。及既讀手教後。又感賦二律。未識有當於風人之旨否。謹另牋錄呈。統希鑒正。

來書

張海帆

劉箋南唐詞卷甫交郵。公第三書適到。承詢軍中有無損失及遷避事。敵處當聯軍壓境時。東儀揚孫踞之。南大江。黨扼之。西北亦四面楚歌。將焉避之。聯退黨來。始就平靜也。弟年來有得於公者多矣。來書猶以答贈一詩外。無文字相貺爲憾。如公引以爲憾。則使弟益滋愧。歷荷瓊瑤之投。弟塵桃李之報。至云書法未工。老年書工不工。無足計。祇須性情相印。證筆墨相周。旋頗擬先自獻醜。謫數言詩或文。塗生紙尺。

嶺東壺社鴻雁錄

幅左右於小瀛壺中。藉塵齋壁。何如。前長吾邑者董君冠吳。阜陵東坎人。與龐公同居。共筆硯。銜齋懸有龐公書贈詩幅。春季錄載龐公書。有王鐵珊之於張數語。弟前以見詩幅者。知龐公之爲人。龐公今又以知鐵老者。知弟雖文言未通。而精精已貫矣。朱粥叟考終正命。可無遺憾。汪石青之死。其殆有不得已之故歟。從今屏山湖畔。詩魂俠氣。相往來。當與青蓮采石。屈子汨羅。共有千古。公失一曲友。弟贈一詞卷。無亦蒼蒼者。假手於弟。以彌補之歟。訥公不再到汕。有決詞否。癯疥疾能窘詩人否。希代道念。

海帆同年郵輓 先君子詩意最懇惻。謹書其

後誌感

瀛壺

百年誰有親。常在此語傳來感。最深能使孤兒枯血。

二五

淚。要。憑。老。佛。滌。凡。心。識。生。死。趣。方。爲。達。有。性。情。詩。不。  
厭。吟。獨。恨。脩。名。偏。太。晚。報。恩。慚。未。及。椿。陰。  
亦。知。隨。化。終。歸。盡。來。去。何。因。古。至。今。憐。我。已。無。親。侍。  
膝。得。君。尙。有。友。同。心。便。成。仙。佛。何。人。見。說。與。兒。孫。寄。  
意。深。上。壽。百。齡。曾。有。幾。笑。啼。哀。樂。苦。相。侵。

次答張海帆同年並東王鐵老 壺 壺

纔。聽。梅。花。報。歲。終。詩。星。朗。照。海。門。東。夢。回。蛇。浦。三。更。  
月。吹。落。江。城。一。笛。風。懸。榻。何。時。來。孺。子。下。床。深。願。拜。  
龐。公。眼。中。人。物。心。中。事。說。與。先。生。趣。總。同。  
花。落。花。開。年。復。年。世。緣。不。話。話。仙。緣。便。迴。天。地。成。何。  
事。見。崇。幟。樽。未。是。賢。有。夢。潛。通。巴。峽。水。多。年。只。飲。鹿。  
門。泉。從。君。相。約。尋。漁。父。世。外。桃。源。共。一。天。 鐵老蜀人

來書

龐馨吾

本月十四日甫接手書。粥老遊仙在文孟挽詩中知  
之。石青兄妹之慘禍令人酸鼻。石青與友蘭雖無深  
交。然其人其文心折已久。今若此天欲殺之。則不如  
勿生。何蒼蒼者之顛倒也。此間凶年之後。繼以大兵。  
社會極形困窘。弟日夜勞勞。祇祝不罹於困辱禍難。  
即爲幸事。精神錢財。諸非所計。已。王雪亭圖序。哥與  
遜。更。定。有。奇。製。恨。不。能。即。覩。弟。雖。在。百。忙。中。仍。以。不。  
得。數。數。讀。哥。書。爲。憾。前。寄。上。熊。能。兒。課。藝。當。已。達。昧。  
坎。市。有。張。容。之。者。字。伯。涵。年。廿。三。現。爲。高。小。學。校。國。  
文。教。員。散。文。詞。章。皆。有。可。觀。友。蘭。世。姪。也。囑。介。紹。爲。  
壺。社。弟。子。能。收。錄。否。鴻。雁。錄。丙。寅。特。刊。已。收。到。江。北。  
秦。縣。發。現。兵。劫。沈。世。德。兄。弟。近。有。信。往。還。否。念。念。沈。  
生。兄。弟。文。采。可。觀。在。壺。社。中。出。色。人。也。高。吹。萬。和。願。

遞叟弔淮陰侯詩。用王季木題項王廟章法。足爲匹敵。至再至三。可云餘勇可賈。令人驚歎。哥風雨如晦。說空明洞澈。無怪吹萬低首。大凡文字到極致處。任何人皆歎觀止。此類是也。年荒時難。興趣全無。粥叟之歿。詩並信均形缺乏。且愧且恨。究竟粥叟之歿何病。汪子兄妹之歿何由。知之詳否。能略示否。撥冗復書。草草殊甚。

來書

龐馨吾

昨五月十二日。甫得四月十四日手書一封。以前信亦未收到敬悉一切。寄上張生容之文一首。不知收到否。坎地前則聯軍十萬人往返。野蠻難堪。今則國

民軍追奔逐北。不索給養。民生乃蘇耳。弟於三月初發見右臂酸痛病。今兩月餘矣。作字吃飯。皆形不便。

才可支持耳。刻將往上海醫院求治。念與兄闊別音問已久。故勉力爲此聊當小談。江南久安靜。遞叟當常常通書也。粥叟仙遊。弟在驚濤駭浪中。未有一字挽唁。罪甚。然亦冀相諒也。

主人交馨叟。以心不以迹。此心之契。四載於茲。過此雖百年如一日也。雖千里若同堂也。甯以疏密論耶。試歷觀前後往來書札。有一不以真面目相見乎。惟真可久。不爾皆翟公客也。榜門他日庸何取哉。瀟靈主人識

來書

金鞠逸

風鶴一天。鱗鴻倏至。盞薇三復。俗翳都消。敵邑自去。臘檄調省防。軍書旁午。吟朋星散。疊唱陽關。蜂青曲終。殊寂寂也。粥叟歸真。脫離障垢。丁茲濁世。生復何

爲弟哀之。更有以美之。連日春寒。飛花白戰。樓臺幻玉。但恐大界塵汗。終難滌盡耳。我公讀觀音頌。悟澈春融。萬卉不擇薰。猶月印百川。自殊清濁。四語具此善慧。則芥子須彌。空諸色相矣。消寒社續稿尙未印竣。容再寄。

來書

金鞠逸

天中後三日。再讀惠書。忻慰曷極。同社師友均無恙。誠大快事。高山人處危境。而如夷。殊堪慶幸。意者文字有靈。知吹萬山莊。富有三都。默爲呵護。不忍此國粹銷沈耶。抑鑒及我公。裁成後進之宏願。故留我輩衰朽。餘生筆歌墨舞於新劇場中。裝點幾分斑斕。古色耶。未敢必也。伏讀公札。風波自險。江海自閒。數語忽悟。及同社所由無恙者。皆得力於我公所云閒之

一字能閒。則富不驕。貧不詬。名利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中具釋氏解脫法。並得神仙遊戲方。管見所及。未審我公以爲然否。至書中所論。却數未嘗騙人。人每自驅之。此等精粹語。尤非凡夫所能見到。弟當服膺誦之。鸚鵡孟社報處。亦時通訊。高陸諸君處。緣道途梗塞。久疎箋候矣。敝邑軍書旁午。風鶴頻驚。比少安謐。差堪慰綺注耳。鴻雁錄尙未寄到。第二期題閱尊函中。亦未曾檢得。或臨封時遺脫矣。匆此肅復。

讀來書口占呈政

江海風波何太惡。聖賢仙佛自閒閒。此生畢竟如何似。水月空明天外山。

再讀賜章次元均塵教

萬億恒沙歷劫哀。還從苦海渡慈航。江山故國

虛前夢風雨。匡廬識本來。大陸龍蛇多。幻態飛  
行狐鼠盡。奇才當年盤古太多事。浪把乾坤漫  
鑿開。

時局迷離直到今。低徊不盡短長吟。生逢世亂  
嗟何補。盼到書遲意更深。檢讀惠書封面時日  
逾一月兩月之久

雲樹蒼茫千里月。江湖憔悴百年心。便當重踐  
西泠約。越水吳山次第尋。

來書

張蟄公

不通函問數月矣。非疏懶也。實以時局糾紛。道途梗  
阻。寄書者恨不有長房縮地之方。相與一通款曲也。  
比者奉到春季鴻雁錄。展讀一過。欣喜無量。知貴處  
亦同處青天白日之下。幸甚慰甚。拙集已付鉛印。惟  
因工業風潮。幾次停頓。照前議之價。約須倍之。故至

嶺東壺社鴻雁錄

今未能出版。尚須加以籌畫。方能蒞事也。粥叟於去  
臘已歸道山。壺社中失一良導師。可惜可惜。弟曾寄  
一詞一聯挽之。茲特錄呈指政。並附近作數章。如不  
嫌老朽荒率。請刊登鴻雁錄中。得附驥尾。實爲萬幸  
耳。比來學風不靖。教育掃地。殊非國民之福。弟幸濫  
廁小學。不致受種種嚴厲挾制。然言之亦覺寒心也。  
梅雨悶人。率書數語。以當面譚。何去何從。先生其有  
以教之。

月下笛挽鹽溪朱羽叟徵君

張蟄公

希社題襟。神交十載。紫陽耆叟。清芬世守。古稀  
曾介眉壽。新詞甲乙。爭傳誦。願繞膝。壺篋並奏。  
展蒿哀一集。情深。姜被孝。遠兼友。五柳風如  
舊。奈臙鼓催寒曉。壺沈漏人天。撒手可憐。蟬蛻

二九

塵垢愴懷更觸苔岑侶。算九老圖中弱。又感鄰  
笛譜哀詞。聊代生芻絮酒。

挽粥叟社兄先生聯

蟄公

亭子署兩廉。難弟難兄。鹽溪畔更無餘子。  
里人議私諡曰貞。曰介。靖節後能有幾人。

秉彝返毘陵寄詩代東次韻答之 蟄公

杜陵身世半傷時。最是良朋苦別離。淮水空流  
淘客恨。黃河遠上譜新詞。幾人喜氣開眉鎖。一  
樣年華老鬢絲。不盡東西勞燕感。獨看梁月寄  
相思。

疏簾淡月簾影

蟄公

湘波幾尺認薄暝。簾櫳縠紋如織。黯淡斜陽向  
弄玉。鮑顏色多情。最是檐前燕。趁微風一雙飛。

入鵲爐。煙裊屏浪。聲欲尋無迹。記深坐。擲

眉淚。溼恨咫尺。蓬山依稀遙隔。怕捲西風瘦對

畫欄。蕭瑟。鴛鴦繡罷。燈窗下。嚼紅絨。香唾凝碧

夜來人靜。蝦鬚輕漾。細篩蟾魄。

剔銀燈燈影

蟄公

又是黃昏到了。簾隙裏一星紅。小燄燦銀釭。烟

浮鐵鉢。掩映繡窗。人悄淚痕雙。照憑著花常

喜報。靜對屏山縹渺。冷伴書帷深窈。珠箔徐

挑玉釵斜。拔慣救蛾兒。飛繞幢幢到曉。儘背後

形容絕倒。

來書

左錦堂

前承我公及簡子先生惠賜。已前後作函。摘句伸謝。  
諒已承青睞矣。惠賜之欸。既救弟現在生機。而來書



並云徐謀繼助。體念至此。誠足令人感泣。甚矣。生我身者父母。救我者神交也。至弟與簡子先生。雖同分社席。文章學問。雖景仰素深。而平日尙未爲縞紵之投。乃竟先得瓊瑤之賜。自問何德。足以堪此。尤令人受寵若驚矣。月餘以來。逃避兇風。專以隨園詩話一編自遣。竊見此老一生用意。大半憐才念舊。感知圖報爲多。亦實有大過人處。不愧傳人。文學猶在其後。而先生等之眷念鄙人。實覺古人風義。至今猶在。因得從來風雅必多情之句。爰仿轆轤體成詩四首。再呈兩公及百忍賢弟。亦所謂言之不足。故專言之。專言之不足。故嗟嘆之也。專此並叩素安。兼頌簡子先生文祉。百忍賢弟均此致意。詩另紙呈覽。

偶得從來風雅必多情之句。因仿轆轤體成詩

四首錄塵簡子瀛壺詩老百忍賢弟吟政

從來風雅必多情。患難來時意更明。試讀毛詩

邶風。什北風。雨雪。喚同行。

杜老艱難仗友生。從來風雅必多情。慙余未得

杜陵骨。亦得承遺孫。宰羹。

文章有神交有道。此中消息通蒼昊。從來風雅

必多情。溫柔敦厚原詩教。

我作隨園詩話評。憐才念舊感心傾。始信吳兒

皆木石。從來風雅必多情。

來書

左錦堂

來書於弟感謝尊惠。謂不足爲念。此自先生之大量

冲襟。但自弟身受之情念之。如賢師弟及沈友之所

爲。則實一生所僅見。蓋當勢力洶洶之際。他人皆驚

駭趨附一人獨蹻蹻涼涼當斯時也祇見一般爲親若戚者羣以不順潮流而相詆相疎誰復以不助兇勢而相欽相救者故自數月以來。蹻影一室。日手一編。親若戚中。無有一人來相盼者。惟有一落寞如弟者。老友楊君仲威。連來三四次。清談而已。此真如空谷足音。故弟有喜其見訪詩。首四句云。窮居郭外衆所棄。不肯害世趨潮流。翟公之門可網雀。老子曰我堪呼牛。蓋紀實也。而況室無萊婦。一至窮空。即詎諱交加。使人有一時難過之感。即忝顏出門告貸。亦不過徒博冷眼。反取擲揄。不如不爲之。猶可免一愧恥。故除向故紙堆中。暫圖生活外。誓拚一死。更有何法於斯時也。忽福從天降。而有救我不死者。共自數千里外。飛渡而來。誠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者。安得不感激涕零。五體投地也。歷觀鴻雁錄五冊。先生之文。如龍氣嘘雲。儻然而興。霎然而止。其妙固不待言。而弟所至心折者。在每於書札中。寓開示後學諸語。此固不以文章論。而文章之根。本實在於斯。此有道者之文。所以不同於文人之文也。非以仙佛心腸。做聖賢事業者。安能及此。閱本年春季鴻雁錄。悉朱粥叟先生。及汪君石青與妹璫芝逝世。不勝駭詫。但在粥叟先生逝世。雖不勝老成凋謝之感。而年符宣聖。魂氣歸天。亦復何恨。以汪君石青及妹璫芝之才調。方與先生相得益彰。而忽少年殞折。其何以堪。尤可異者。觀先生輓詞云。似效李白騎鯨故事者。其爲屈正則之憤激。沈江耶。抑爲王子安之無心墮水耶。前觀其以所著託先生。其詞忙迫。已訝其不倫。而不料

竟有此結果。亦足傷矣。自忍一書。寥寥數語。寫田家之樂。天趣盎然。殊有挹湖老人風致。淡遠可喜。在渠文字中。又是一色。想見其歸田以後。得力於山水者深也。拉雜瑣陳。聊當面罄。

再答吳定菴君書

瀛壺

前書匆匆草答。未盡所懷。茲請再畢吾說。夫道書中。若坎離之爲喻。子午之爲候。水火之爲功。爐鼎之爲器。鉛汞沙石。龍虎龜蛇。黃婆姹女之爲用。皆有爲法也。廣成子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裨。爾思慮營營。道之要在是矣。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大旨同之。今人心多妄想。不虛甚矣。腹漏精液。不實甚矣。精搖形勞。思慮雜之神。不爲守去道日遠。遑言了生死哉。其書若陰符。黃庭。參同。指玄。胎息。經。慧命。經。以遠悟元。

子張三丰。呂祖全書。金丹真傳。金仙證論。仙佛合宗。性命圭旨。天仙正理。與夫禪宗語錄。無慮百數十種。皆嘗寓目。大旨無過保精養氣。全神三者而已。三者之要。歸之一心。以心求心。本非外事。求之採取。求之搬運。求之藥物。於心甯有濟乎。夫古往今來。生無不死。春華秋實。榮無不枯。蓋有造必化。理之常也。與天地競而希長。生不其僨歟。昔人有言。聖賢看世界。是病痛。佛看世界。是缺憾。神仙看世界。是虛花游戲。各自求安身立命處。以濟人。其洞澈三教之旨者。乎布帛菽粟。無可廢之物。妻兒孫。有必了之累。未免俗道。謂僕爲門外漢。可也。引僕於個中人。辜負多多矣。回頭是岸。願發深省。

平生不學道而行。住坐臥却無時不養生。生平

不佞佛而妻財子祿。却無在不觀空。此心一靜。骨語語從性。天流露文章。即道德。道德即文章。凡隨地蓬萊萬念。一清眼前淨土。隨化而來。隨化而往。非道非佛。不執諸相也。亦道亦佛。不礙諸法也。人天自隨心地。常惺覺。跏趺菩薩。不如酒肉神仙。落得自在。瀛壺又識。

來書

錢競五

勞勞塵海。寄食硯田。忙裏偷閒。客窗風月。丙寅臘祀。竈日回里。甫卸車。內子以郵裏進。拆觀之。皆瀛壺書集。開來把玩。色欣然喜。急呼家人。煖綠蠟。作漢書視。爲之浮一大白。值此歲底。不無俗擾。然而身心不忙也。蓋以四五年來。百難得一之海內知己也。素所崇拜者。一旦觀所贈物。如入瀛壺。與居士接。將百慮打消。居士性道中人。發爲文章。見得到說得出。語語激視之而不忍。爰閉戶蟄居。別署古董錢三字。表示其

滿肚皮不合時宜之意。惟問與海內外結墨緣。爲餽口計。不得不依人作嫁。祇不爲形役。清風在抱。明月常頭。心目中無刻不有居士其人。即無日不思一讀居士之文。蓋亦夙因所在也。僕恃愛成貪。因貪無厭。今後之增編瀛壺叢刊。願得時惠一二。何如。附呈拙稿數則。希有以政之。

來書三

戴鳴

丈之意。從此未敢再誤也。周劍文夏隴禪皆詞壇健將。鳴佩之久矣。函達二君。延輪社課。或能爲後進獎掖。吾丈其亦樂許之乎。

來書

陸醉樵

許久未通音問。翹首雲天。時深馳念。敬維起居佳吉。爲祝。鴻雁錄丙寅特刊。已由著易堂寄到。讀悉一切。前次值課各卷。妄加點竄。或有見不到之處。務祈吾公詳加覆按。注以批評語。俾學者知所進益。是所至幸。壺社特課各題。請於下期寄一紙來。披露社報。以便作者應課。楊翀翁文孟社刊。選擇極精。饒有色彩。傾倒之至。刻下大陸將沉。頽波莫挽。吾輩伏處牖下。惟有藉酒盞詩筒。消磨歲月而已。紫陽粥叟。去臘逝世。老成凋謝。無任哀悼。乃弟遜老。誼篤孔懷。尤切嚮

原之痛。前日來書囑題像贊。勉綴數語。以伸悼懷。擬仿陶徵士例。私諡貞介。尤為允當之至。讀放翁句。涸零座上親朋少。為之慨然。山樵僧仍住千佛寺。鄉間盜劫頻仍。未易安枕。亦可憫也。附筆道候。

來書

吳雨三

閱報載金山張堰。頗有戰事。高吹老不知如何。近有消息往來否。又見民聲報載有病中寄內詩。署名夢秋。觀其詩頗含佛意。疑為我宗以醫名者。果爾。則病急時不及煎藥。其家代嚼高麗參與食。則不知何病。危急至此。夢秋為先生高足。當悉其事。因夢秋自前年晤而後。未及多談。知為最篤於情者。故聞其事。不禁為之傷心也。文會進行如何。念甚。

來書

李華芝

久別得聆清誨。欣慰無極。所以啟發愚蒙者。無一非良箴至語。識公四年。每親函丈。必有一番教益。深喜不僅得文字師而已也。回念匏落天涯。蹉跎半世。於世事人情。愧未磨礱萬一年來。登傀儡場。沐猴衣冠。狡獪百變。可鄙亦復可笑。處此環境。雖不能不作。無謂之周旋。亦豈能長與鬼魅爭光。誦林類行歌之答。甯勿省然。證諸公言。尤覺別有會心。所憾者。馬齒日增。學業未見稍進。微軀孱弱。逾於曩昔。方寸縈百念。徒自苦自慰而已。詩學雖性所嗜。近亦頽唐廢棄。有展慕題照三兩篇。正以其有感於中而不能已於言者。茲並錄呈。望有以教之。

致盧象山君書

瀛壺

昨得汪君石青之妻汪本胡女士來書。并其叔父汪

式如先生附白。均請寄回石青遺著各集。果其確爲石青保存。則以其集歸汪家。亦固其所。抑或以所著傳奇曲本。售之書肆。可以得板權餘潤。贍養其家。後弟亦無不贊成。特石青付託於生前。何如鄭重。其叔其妻。向均未一提及。今忽來書索寄。此事實費考慮。因思執事亦石青生前受託之一人。其死後復爲之。墊印遺曲。古義可風。至所欽企。其於石青家屬知之較詳。敢請代爲主決。如以爲可。弟即將各集寄回。以完此一節。汪集存弟處。尙將爲裁定。擇尤板行。誠恐交非其人。必致始終湮沒。負我死友。多矣。受死友託。易對得住死友。難不得不審慎出之。敬待來命。以定進止。

追挽汪石青小友瓊芝女弟 瀛 壺

嶺東壺社鴻雁錄

稱友稱師緣盡此。桃花潭水奈何天。驚傳靈運先成佛。感說飛瓊或是仙。名士青山無奈老。美人香草爲誰憐。迴思廣座飯依日。戀戀春風只隔年。

各以遺編相付託。平生把我當歐陽。揮毫浪洒金壺墨。譜夢空傳玉茗堂。浮白情懷消劍氣。惜紅詩句滿吟囊。最憐兒女英雄淚。偏爲才人灑一場。石善飲瓊有惜紅吟

新詩舊曲留相贈。待向黃泉寄與看。客路鶯花三月暮。寄樓風雨一燈寒。聰明不誤方爲貴。慧福兼修大是難。寄語來生須懺悔。莫隨痴夢過邯鄲。

有贈兩君一曲一詩。脫稿時補入叢刊排。

三七

未出板而兩君逝矣。故有寄與看之說。石青

死於遇亦死於情。末二語蓋匡之也。一誤於

情而萬端恨事於以起。願天下有情人一齊

解脫。瀛壺並識。

哭汪石青

楊韻芝

玲山師弟驚仙去。同把來因證上清。聞耗予猶

頻灑淚。有才天已不虛生。沈吟濁世傳詞曲。點

潤遺文仗老成。謂瀛壺先生最是孤孀情亦苦。黃昏

每咽斷腸聲。

題汪瓊芝女士落紅吟遺集

楊韻芝

皖南女學銷沈久。林下高風幸見君。天阨奇媛

竟仙去。悲教巾幗喪人文。

憐才今幸遇中郎。傳世珠璣價益彰。自是詩人

心不死。落紅妙韻黯生香。

致吳夢秋書

瀛壺

近審再三披誦。心境澹然。詩境瑩然。啓發悟性不少。

不必於字句中求之也。年來雖薄世緣。未了愛緣。文

字亦障累之一物。借以消遣。資爲寄託。總期勿深於

累而已。寒山九僧詩兩卷。謝惠贈。閒中正苦無擺脫

處。得此一豁塵襟。亦殊快事。閱疇隱廬詩序。間涉高

曠之語。以弛競進之心。兩語實獲我心。其詩云。題詩

又是留塵跡。一笑人間五百年。達哉。又如道外無言

方。是道心中有事。即非心交游。倦後存真。率文字年

來。愛老蒼。事難了。處惟生。死身不由吾。况子孫世上

有誰非草木。人問何處不風霜。每悔失言由太直。欲

求如意本先差。真語語見道之言也。吾弟贈我以集



還以我所得於此集中者相質。定更有所啓發。方當

風雨如晦。絮絮當一夕話。恍惚三十年前。結習也。抄

來詩一章。留閱。餘稿統繳。再詩文佛經種種。皆當心

入。其中心超。其外勿爲所役。一役便累。吾弟以爲然

否。

讀吳夢秋所贈歸元鏡曲本述意 瀛 壺

袍笏未闌權笑舞。逢場作戲且優遊。已醒坡老

三春夢。嘗讀蓮池七筆勾。墮落人間先自誤。便

成仙去欲何求。無煩別證瑜珈果。莊叟濠梁百

不憂。

一槌擊碎歸元鏡。見本錄問答因緣此語分明急轉頭。

不見魔時方見道。到無心處便無憂。衣冠如戲

誰非幻。竿木隨身孰肯休。但息塵勞生可樂。眼

前隨地有瀛洲。

來書

盧象山

兩奉手書。因職務所。未獲即答。抱歉無似。承校之

稿。詢之該局。業已收到。將來印。當奉二三十部。藉

爲流通。石青之死。殊不忍言。其致死之因。大概不外

傲憤情三字。胡係其妻。式如乃其堂叔。其索回遺稿

之意。晚未明瞭。未敢妄致可否。容後查明。可寄再當

函達。仁丈保全遺著。高誼苦心。令人景仰。附聶氏家

言句。刊一紙。如合再寄呈。

來書

王鳴遷

今春奉手書。兼惠贈金菊。老大著。冊。當以南北開

戰。吾鄉適當其衝。兵燹流離。未遑裁答。歉甚。昨復接

春季鴻雁錄。中載我公大作。有舒詩序三百念三字。

層層曲折。筆筆空靈。是一稔來求之寤寐者。今竟如願以相償。焚香盥誦。喜從中來。有不手舞足蹈耶。至謂舒伯仲於古詩人間。殆不爲過二語。舒始而驚。繼而愧。終而怪。公之期許失常。海內識者。必以公阿其所好。有累薛卞盛名。良可惜也。結處委婉淒楚。一往情深。所云發無窮之感者。茫茫六合何地。無才獨公與舒也哉。熱度漸增。諸希爲道自重。

來書

汪松川

固足誇耀。多而且佳。實祖宗累世功德所致。尤令人艷羨無已也。弟僅一子一孫。對之抱報。讀龐馨老書。松川富於文而窮於遇。誠知我心者。遇誠窮矣。文未富也。苟富於文。餓死何憾。弟嘗詠述懷詩。有曰。趙壹愁來賦窮鳥。楊雄老去悔雕蟲。又曰。愁誰與訴。憑詩寫淚不能名。借酒澆其近况。大概如此。臨風含顧。無任馳思。

來書

吳雨三

閱丁卯春季鴻雁錄。知公詩文揮灑。老興勃勃。如海上奇峯。高人雲表。饒有仙致。合漆園青蓮而爲一人。誠名著也。及讀朱高蔡三公之一家歡。尤令人欣羨。三公學問淵博。海內稀有。弟皆藏鳳半毛。識鑿一趾矣。高公之秦徐美滿唱齣。更可驕人。三家子孫之多。

昨在貴莊閱遜老信。及與公等暢談三小時。歸來無限欣喜。惟到寓得遜同日所發之函。知此老對我兄弟。可謂情至義盡者矣。不知將何以報也。因思公對遜有文必錄。乃檢與鴻雁錄。每行二十字。抄一分以備印何如。

題吳澤庵先生哀思錄七古一章錄請兩三先

策如脚枚

生同社正之次丁訥公韻

朱遜叟

前題

朱聲韶伯庸

人生難得佳弟兄。兩驂如舞地上行。又若雙璧廟堂

元方有弟難爲兄。壯歲便作海外行。波濤洶湧助吟

重價值同論十五城。延陵高義世少匹。兄友弟恭人

嘯歸來萬卷專。書城矯矯先生才。罕匹嘔出心肝效

譽吉如何競爽弟先凋。豈徒二惠傷公室。鸞鷺草廬

長吉立志遙分南北枝。先生與高君天梅有南枝北枝之稱訂交如入

長自怡。課徒餘暇工談詩。山川明秀古礬石。一朝墮

芝蘭室。同懷兄弟更怡怡。韻叶堦篋日課詩。同操不

淚成嶼碑。師範彬彬能淑世。溫故知新有根底。哲人

律生花管博雅羞他沒字碑。方今龍戰成何世。荆棘

竟萎歎如何。七十三千共悲涕。世上悲歡與合離。弄

蔓延固根底。志士空懷愛國心。狂瀾莫挽徒橫涕。先

人造化如小兒。有才莫展還賚恨。太息羣龍無首時

生不惜家遠離。教育誘啓童蒙兒。角石榕江開絳帳。

我服君才手合十。夙昔神交愧車笠。三千里外雲茫

善誘循循無倦時。盛年強仕逾四十。壯遊歸來拋屐

茫。漬絮生芻恨未入。哀思一錄傷蒿里。金石同垂豈

笠忌才造物是何心。一病膏肓陡深入。淒切聞歌滿

摧毀攤箋百讀風。雨來下召巫陽疑未死。士衡歎逝

蒿里逾年我亦逢哀毀。先生於乙丑十一月二十二日歸道山先真介公於上年

苦費才我亦喪兄。百念灰題詩一洒。故人淚悲風策

五月初兩家詩卷尙留遺。翼翼精神長不死。先生

有子皆詩才。詩律如飲少。陵灰異時述。作貫今古定。  
齊楊馬方鄒枚。

來書

郭百忍

數日不見顏色。昨朝趨謁。爲之大慰。少銘兄玉體亦  
強健勝早。尤爲忭極。吾師所論營商之道。足使佩俠  
肝腦塗地。暗爲服膺。往者每以吾師雖遜跡商場。究  
是儒生面目。而世之奸狡欺詐。外炫內枵者。又復莫

如商界。以吾師處其間。豈屬易易。乃殊知天下事往

往。有出於臆料之外者。曩每踵貴莊。視諸夥友。多係  
樸厚誠信。馴馴可親。不覺心羨。且以爲詫。今聞吾師  
論及用人之道。謂常用之以愛。以誠。以德。使之與我  
同化。而戀戀不忍。他行。又教之以蓄財之道。使其經  
濟流通。貪念杜絕。用人者。無各種流弊之防。用於人

者。有實心服職之念。上下融融。撫腹而嬉。昔仰吾師  
爲吾潮名宿。今奉吾師爲商界明星。何如佩折。俠不  
敏。就商十載矣。歲月雖淺。要亦角逐其間之一人。然  
年來。目所觸耳所聞。身所經。每覺用人之苦。今者傾  
聽吾師名論。始爲恍然。嘻。年來此個難問題。今在吾  
師一席話。迎刃而解矣。快極快極。謹先奉告。數天後  
出汕。更當再聆教言。一傾積懷也。

來書

郭百忍

蒙轉到左師函札。讀之慚感。於其遭時不偶。又爲悵  
然。天阨儒生。如此之酷。我恨不能叩天闔而斥之矣。  
左師愛俠之情。溢於言外。使我益戀戀而加愛慕。將  
來當再設法於後也。讀我師日前惠覆。中論爲商之  
道。語語足爲名箴。竊思吾社諸同學。業商者正多。平

題吳澤庵先生哀思錄七古一章錄請兩三先

策如啣枚

生同社正之次丁誦公韻

朱遜叟

前題

朱聲韶伯廉

人生難得佳弟兄兩驂如舞地上行又若雙壁廟堂

元方有弟難爲兄壯歲便作海外行波濤洶湧助吟

重價值同論十五城延陵高義世少匹兄弟恭人

嘯歸來萬卷專書城矯矯先生才罕匹嘔出心肝效

譽吉如何競爽弟先凋豈徒二惠傷公室鷺鷥草廬

長吉立志遙分南北枝先生與高君天極有南枝北枝之稱訂交如入

長自怡課徒餘暇工談詩山川明秀古礮石一朝墮

芝蘭室同懷兄弟更怡怡韻叶墮篋日課詩同操不

淚成蠟碑師範彬彬能淑世溫故知新有根底哲人

律生花管博雅羞他沒字碑方今龍戰成何世荆棘

竟萎歎如何七十三千共悲涕世上悲歡與合離弄

蔓延固根底志士空懷愛國心狂瀾莫挽徒橫涕先

人造化如小兒有才莫展還賚恨太息羣龍無首時

生不惜家遠離教育誘啓童蒙兒角石榕江開絳帳

我服君才手合十夙昔神交愧車笠三千里外雲茫茫

善誘循循無倦時盛年強仕逾四十壯遊歸來拋屐

茫漬絮生芻恨未入哀思一錄傷蒿里金石同垂豈

笠忌才造物是何心一病膏肓陡深入淒切聞歌滿

摧毀攤箋百讀風雨來下召巫陽疑未死士衡歎逝

蒿里逾年我亦逢哀毀先生於乙丑十一月二十二日歸道山先貞介公於上年

苦費才我亦喪兄百念灰題詩一洒故人淚悲風策

十二月初五日棄養兩家詩卷尙留遺翼翼精神長不死先生

之出而謀生爲身家衣食計耳。吾肯爲權。其身家衣食。便足自給人安。肯捨我而去。復察其稍有贏餘。教之以積蓄。無所窘。且有所儲。人安肯爲捲逃之舉。況既足於養。益易施教。隨所指導。靡不心從。更有外來之誘。使習於惡。凡年少之人。誤入嫖賭。亦事之常。苟不至怙終不返。皆當鼓之自新。勿絕人以向善之路。若此種種。均視實心爲作用。至不得已而出以駕馭。亦慎勿任權術。蓋權術終有敗露處也。兄於家於友於用人。一循此道。已十餘年矣。亦願吾弟一試之。惟此效不能速。要有耐心。要憑定力。此皆吾弟優爲之母。待細費。所難者。觀人取人兩事耳。有可驟觀而得者。有必久觀始得者。有必觀而又觀始得者。至於由觀人而取人。非筆墨能盡。姑約略言之。樸厚者短。

於。才。能。者。短。於。守。短。於。才。者。多。可。靠。而。不。能。盡。資。我。用。短。於。守。者。多。可。用。而。不。能。實。爲。吾。靠。難。矣。世。之。人。非。但。不。能。取。人。且。好。求。全。責。備。於。人。又。其。甚。者。喜。阿。吾。好。樂。受。人。諛。以。此。取。人。失。之。遠。矣。即。如。吾。弟。洞。悉。世。情。於。人。不。妄。交。不。觀。其。長。於。情。一。層。將。必。以。老。弟。爲。難。交。矣。兄。待。人。純。出。直。道。絕。不。粉。飾。世。人。尙。僞。喜。門。面。不。樂。人。摘。所。失。與。兄。交。亦。多。格。格。求。如。吾。弟。者。蓋。寡。也。士。不。能。將。兵。百。萬。爲。國。家。效。力。非。豪。傑。一流。次。不。能。立。功。名。表。見。以。事。業。我。負。儒。生。多。矣。退。而。求。之。家。老。而。寄。托。以。文。字。如。兄。者。尙。何。述。哉。因。吾。弟。知。我。深。愛。我。摯。不。覺。慨。乎。言。之。

將之南洋上瀛壺師書

郭百忍

沐春風者三載矣。後堂綠竹聽之。皆文章廣座鐘鏜。

揚之皆聖。語雖同頑石。亦諒點頭。此誠瓣香心篆。非

言否。少銘兄均此致意。

可。言。喻。也。惟。自。歸。國。以。來。在。苒。一。年。中。間。游。踪。分。其

送郭子佩俠南行文

瀛壺

半。人。事。分。其。半。侍。左。右。之。日。十。不。及。一。二。得。師。而。不

蘇李河梁諸什。別情而已矣。何感人至今也。豈

獲。當。親。又。或。一。日。之。親。間。以。經。旬。之。別。其。憾。何。如。今

非以平昔交情之摯。纏綿於欲別不別間。無可

整。裝。待。發。矣。月。之。十。九。即。爲。俠。拜。別。師。友。遠。離。鄉。井

發洩乃以詩鳴。故其情一往而長。耶郭子佩俠

之。期。細。思。屈。時。來。汕。一。聲。珍。重。遂。爾。揚。舲。未。免。戀。戀

情中人也。其於情也。託之琴而深。託之劍而壯。

於。臨。去。俠。素。頗。自。信。志。壯。心。雄。惟。每。經。此。個。關。頭。宛

託之銅琶鐵撥而豪。託之玉簫金管而韻。與主

結。中。心。輒。十。倍。柔。於。婦。人。女。子。亦。不。自。知。其。然。也。性

人沉澁一氣者三年。談論一座者匝歲。始緣文

嗜。詩。文。於。心。慕。師。友。之。詩。文。尤。珍。同。拱。璧。擬。丐。賢。喬

字。情。重。以。師。弟。繼。與。兒。輩。情。淡。於。弟。昆。中。間。通

梓。一。詩。一。文。以。壯。其。行。以。存。遠。人。紀。念。並。爲。此。三。年

神明略形迹。情極於如賓如友。郭子且推人情

文。字。因。緣。之。契。券。想。吾。師。愛。俠。夙。深。當。不。吝。出。以。淋

之。通。達。世。情。之。變。去。俗。情。之。粉。飾。出。至。情。相。往

漓。大。筆。一。平。大。海。風。濤。使。俠。穩。渡。太。平。洋。不。驚。波。浪

來。主。人。器。之。深。矣。以。其。情。見。諸。文。往。往。有。奇。氣

也。贈。品。謹。謝。簡。子。先。生。愛。俠。至。能。來。一。叙。否。亦。有。贈

以其情。寄諸詩語。語多曠懷。即一書一牘之酬

答無不稱情而出與意俱長。情中人。情中人。尙  
不足以盡之。夫主人進不能有情於一世。退而  
有情於一家。老祇有情於一身。視郭子隘矣。郭  
子年始壯。入世之日且長。願其於身。有情於家。  
有情以母。虛此生。尤願郭子處有情之天地。天  
地終有情於郭子。霖雨忽來。雲雷交應。並用其  
情於一世。主人鬚眉未老。向天南遙望。當有星  
芒遠射。出沒於煙濤微茫之中。拍手稱快。事歸  
來一笑。長謝主人。攜海外如瓜大棗。更爲主人  
壽。快乎哉。郭子之行也。快乎哉。主人贈行之意  
也。文成以貺郭子。郭子盡三爵而退。破萬里浪  
而行。主人與其子歌。蘇李河梁之詩。餘音遠樑  
者。三日覺風濤澎湃。舟中人穩坐若神仙。猶有

鮑海瀛。壺在其心中。目中也。嘻。君自此遠矣。

贈郭百忍南行

瀛壺

三載神交。詩弟子。緣深緣淺。總因緣得。君始許  
稱奇士。把我狂呼。當謫仙。劍氣忽橫。風入塵琴。  
聲一動。月當天。如何輕唱陽關曲。聽到銷魂各  
黯然。

此行始快男兒志。浪把長吟續短吟。客路主賓  
雙影合天涯。帥弟兩情深。茫茫大海。征人感戀。  
戀春風。故國心。拚向酒邊豪。一醉來鴻去雁。鎮  
相尋。

不信英雄亦兒女。君情何厚。我情長。潮聲捲入  
波千頃。別夢催醒酒。一觴舊調。怕歌天水碧。去  
程遙隔海山蒼。丈夫行耳。休回首。漫酒臨歧淚。



離行

人生離合甯非數。心合何妨迹偶離。別我深情  
千尺水。壯君行色一篇詩。恩如待感文仍淺。俠  
到能成骨始奇。寄語公門桃李樹。花開要及早  
春時。

贈郭百忍南行

沈鸞羽

小瀛壺裏神仙客。座上爭看顰角巾。薛蔭恨遲  
離恨早。綠波南浦望飄輪。

膽肝如雪照天涯。脫手黃金意氣賒。風雨猖狂  
吾道胸不妨。遊俠抗朱家。

英雄兒女志千秋。蒼莽神州願未酬。且向中宵  
引杯酒。玉人相伴看吳鉤。

先生相許性情真。抗濯由來契夙因。壺社屢門

三百輩。羨君親讀一家春。

結緣香火最溫膺。筆陣心傳迥不羣。漫說戰場

迷五色。更何人撼背嵬軍。

魚書珍重愛文辭。儒雅風流自有師。祇我臨分

多悵惘。海天遙寄七言詩。

贈百忍生南行序

蔡少銘

百忍生將南行。有悵惘出門之意。握別侍齋。屬  
以言贈。侍齋曰。壯哉行乎。若鷹之水。擊三千里。  
海運而徙南溟也。時至則行。復何贈。雖然。生與  
侍齋道義交而進。以兄弟交者。凡人之情。莫喜  
於合。莫悲於離。莫失望於參商。莫相深於膠漆。  
忽焉以別。長風而萬里之明月。而各天之根觸。  
於聚散之不常。意未伸而情先鬱鬱。而求伸有

不覺言之長感而與之併者矣。生向激昂青雲亦嘗仰天狂笑擊缶而歌。鳴侍齋以爲豪。時或愴懷家國。蒿目鄉關。輒不勝河山之感。侍齋以爲壯。一旦涉萬頃波。快一生志。益豪益壯。侍齋益以爲羨。是行也。生之心侍齋之心。侍齋之不能不以言策也。亦固其所。大丈夫貴能自立。男兒何以家爲。往矣。百忍生。但去莫復顧。我言盡此。復爲生酌酒。一杯彈琴。一曲臨風。一長揖以饒其行。他時衣錦唱還鄉曲。與故人叙別後得意事。請以吾言爲之券。

來書

強化誠

日前寄上一檄。想經達呈。雲局划案。地方劣紳。藉端敲詐。不遂所欲。勾通軍隊。將圖陷害。生乃帶僕喬裝。

潛行出川。行李未攜一件。早經安全到宜。川中人心之險。比蜀道之嶮巖爲甚。生常自誓。以後世子孫。毋再入川。詳情非筆墨所能言。宣將來安抵故鄉。驚魂甯定時。當作匪窟餘生。以記其事。生之遇人不淑。遭時不造。在卸事之先。乃竟有此。誠非意料所及。近以心緒不甯。故又久未修函肅候。委件照辦。內分根樸厚樸兩種。共伍斤六兩。貨較好。未知大甯友人沈君所寄貨色如何。如合用。可再函託照辦。生且俟行李能否送來。再赴漢返錫。以後示札。乞寄江蘇無錫三皇街莊宅收轉。至丁卯第一期課藝。無暇撰應。乞諒。

強子化誠繼聘蔡女士鑑心合香禮成詩以誌

賀

瀛壺

眷屬神仙真作婿。此生合受綺羅恩。重圓鏡影  
花矜寵。三疊琴心。夢細溫綽約。佳人新國色。風  
流京兆舊眉痕。公門分蔭穠桃李。誰最陰多獨  
讓君。

賦罷催妝吾亦樂。春風鼓盪到門生。殷勤爲祝  
齊眉福。珍重應同結髮情。莫竟周旋惟我。是  
真親愛始卿卿。雞鳴一什重新唱。夢兆熊羆待  
續賡。

上瀛壺師書

岳松軒

手教奉悉。第一期課。本擬應數藝。事前曾對習公兄  
言之矣。不料軍師暴至。打斷心思。故此中止。致勞盼  
注。死罪死罪。敵塾近城。一月以來。軍隊往來不絕。炮  
聲時隆隆入耳。蔚爲鎮定方寸計。不閱報。不入城。閉

門謝客。晝則課蒙作畫。夜則與三四童子講古文。數  
章讀唐詩。數首擇其伶俐爽快之作。朗誦數四。藉此  
以消亂世。歲月而已。吾師屢教蔚詩文。欲放膽放筆  
做去。方能開拓心胸。斯言真化呆爲活之妙法。轉死  
變生之良方。蔚久已心受之矣。然詩文一道。固知洒  
脫爲佳。在才高者爲之。則易。在愚魯者學之。實難。跛  
蹙之驢。使之與驕驪並駕。不其殆乎。雖然。以蔚之愚  
魯。得吾師之陶融。豈敢效冉求之力不足。中道而畫。  
又豈肯每期詩文。甘心考下下乎。蔚於世事。毫無競  
爭心。惟學問一道。則否所恨讀書太少。又未曾閱歷  
名山大川。故胸襟窄隘。筆墨拘滯。如庸梓造器。舍繩  
墨。則不能成矣。後有所作。謹如教。學放筆。現別署爲  
江東畫丐。意欲藉一杖一瓢。浪遊山水。以酬夙願。夫

子。其。許。之。否。

來書

毛雪蘆

去歲在友人處。得閱鴻雁錄。始知先生。並知先生之友。若弟子。爲詞林之傑出者。若斯之多。即欲以文獻。又恐雕蟲小技。不足以步多士後塵。而入先生之目。猶豫不果。因與周浩。如訪沈君習公。而交焉。今歲習公寄課題來。勉作以應。先生不笑置之幸矣。乃讀先生寄習公書云。得士如毛周兩君。足標一幟。獎殊過不敢當。不敢當。又曰。惠我數行。先生愛才惜士之心。溢於言表矣。先生今之古人也。哲其敢辭乎。哲不敏。總角捧書。日讀十餘行。十載寒臆。諸子百家。未及瀏覽。初學操刀。專用力於應制時藝。年弱冠。視人之所能者。盡能之。自以爲文章之能事畢矣。後讀班揚韓

柳等之文。又上而時習經傳。始悟文者。載道之具。作文之法。道爲體。氣爲用。道存而氣亦生。道以行之。氣以輔之。不待執筆學爲文。自工矣。若言之無道。即才氣縱橫。猶不可以言文。況又其下者。向之所奉爲法也。於是盡棄之。而法乎古。以道養氣。以氣行文。五六年矣。詞曲爲不諳音律。未之學也。而於臺城路之梅花。始一爲之。若牛背牧童。無腔短笛。信口胡吹而已。究不知音律爲何事也。性靈詩之本也。聲律詩之末也。三百篇及唐人。每多不叶者。非不知欲叶與不能叶也。與其叶之而失性靈。不如不叶也。哲之作詩。未嘗有師。亦自弱冠後。閒閱唐詩而悅之。曰。此人生樂事。不可不能也。即妄學吟詠以寫性靈。而於聲律則素疏懈焉。然自爲詩文以來。偶出一藝。惟浩如一贊

許之鄉里之少見多怪者。輒相視而笑。皙雖不見。笑於鄉里之人爲患。然以笑之者多。亦疑而不敢自信。加之素性疏懶。非有爲而不撰作。以故詩文歲不盈十篇數也。今先生獎譽若此。而皙不勝喜矣。非喜先生之譽皙也。喜皙之所據者。可以自信而從而戮力深造。更有先生樂得而教育之。異日即不能與古之文學家抗衡。當亦可與今世之士馳騁上下矣。皙能受盡言。凡有以教皙者。先生其盡言無隱。

再報毛君雪蘆書

瀛壺

曩讀足下文而喜。喜其不落恒蹊。能自立以文字也。更讀足下書而益喜。喜能受盡言。一語出於其所自。請。夫傍門戶。拾皮毛。舖糟粕。炳殘燭。以爲光者。古今一轍。其於文也。陋矣。上顯宦一書。諛達官一文。爲

素不相涉之人。諛壽諛墓。其文其品。污而又污矣。干謁之書盈尺。名公巨子。報書不一見。即見亦譽非所譽。如是以爲交。不如其無交也。吾於文字。在機杼。獨秉吾於交友。在眞精神。相往來而勢位聲名宗派。及種種商標旗幟。門第。勿尙焉。神交書牘。及其著作詩文。可覆按也。足下與周君從習公夾袋中得來。趙有毛薛。二公信陵。獨知之。我愧矣。然書來皆不作尋常語。吾猶得讀其書。以結識其人。願其悉出於眞之一途。故復言之。尊文與沈簡君深相擊節。爲酌數字歸之。拔戟自成一隊。庶乎可立毋受爲人囿。而復以囿人者之囿斯。吾黨之英也。

來書

周浩如

溥僻居窮鄉。常以不得師爲憾。丙寅春。友人虞蔚玉

自耳。屢歸。解沈君習公工詩文。而先生尤習公之所  
欽。適者。溥自此而知嶺東有先生矣。越數日。僕君復  
以壺社叢刊賜示。溥讀先生詩文若干篇。嘆曰。美哉  
大乎。先生之才也。是可以師之矣。吾又何憾哉。夏四  
月。溥與毛君雪。南訪習公。問以入社例。且囑其介  
紹之。而習公告以將罷等語。退而思之。以爲先生倦  
於勤也。將誰咎乎。然溥以一片殷勤求師之心。忽然  
沮半途。中獨讓。徒足如習公者得之。而其憾則更有  
難言者。何也。向之憾。憾師之未得也。今之憾。憾得之  
而又失之也。未之得。而憾之。此憾之常者。其憾小而  
失之之憾。是憾之出於變者也。其憾較爲大也。先生  
多情。人爲我思之。得母爲我憾之乎。冬十二月。習公  
寄書來。謂壺社續辦云云。是溥之憾。又可以釋矣。雖

然。猶有慮焉。溥平日所爲詩文多精澹。又不作老生  
談。里之人皆非笑之。溥因之不敢自信。今作課題數  
卷。固猶然。平日者也。又安知笑於人者不復笑於先  
生哉。向之所以遲遲而不敢遽上者此也。且先生之  
友者弟子。皆當世之人才。其詩若文。又足與古人抗  
席。以拙作置其間。與礪硃亂玉何異。是皆溥之所憾  
者也。先生其有以教我。以釋此無涯之憾哉。

來書

葉毓如女士

正月十三日。郵寄燕函。內附曲詞影片。及石青詩稿。  
諒早塵鑒。迄今未見示復。令人朝夕盼念。其曲詞影  
片。既覽畢。請擲回。惟去年瓊芝姑自寄詩稿。不知代  
行付印否。念念瓊芝與晚乃表姑嫂。因筆墨結爲閨  
中良友。正月初七日。到我公公家中賀年。(是他舅

父。初九日。汪石青到舍。同瓊姑會面。後石青已辭  
進城。至夜復返。後遂邀瓊姑出外同遊。遲至更深不  
返。四處尋覓。直到天明。不見踪跡。三日後始發現其  
二人屍首。俱死於屏山湖內。見之可慘。實不忍觀。每  
一念及。淚如雨下。殊堪憐惜。想老丈聞之。同爲浩嘆  
也。如蒙示復。請寄黟東上九都下溪墪舒化如宅中。

來書

靳淑潛

手諭拜悉。社費一層。既承嘉惠。敬即遵命。不再嘵嘵  
矣。所以遲遲奉復者。緣鴻雁錄爲學痞竊去。輾轉查  
究。始獲一二冊。尙餘三冊。未得頭緒。著易堂頃已有  
函與之接洽。前寄社論一篇。治家格言釋義。已晒存

來書

潘鶴仙

上月十一日。覆呈寸楮。亮塵寄閣。念九日姪曾赴錫  
躬。與化誠哥婚典。數載神交。一朝叙首。其愉快何如。  
况富有性情。如誠哥者乎。想老伯閱之。當亦爲之色  
喜也。並於席間晤姚君鞏。渠極愛少哥春柳詩。春  
水碧搖來去棹。夕陽紅掛短長亭。句謂似宋人佳製  
也。現任江蘇南匯教職。知注謹聞。另奉龍井茶葉二  
瓶。敢祈晒存。雖非一旗一槍。然亦別饒風味。以嶺東  
工夫茶較之。不知何如也。

隨園三十八種。覺吾師爲人。與隨園相類處甚多。而愛才下士。其尤著者也。晚近文士負才。輒俯視一切。不屑爲伍。否則同流合汙。卑無足道。以視吾師。直鶴之與鸞鳳耳。日前蒙寄聲與舍表叔王雪亭。已轉達矣。高師弔淮陰侯詩。眞所謂推倒一時之豪傑。開拓萬古之心胸者也。

來書

楊開森

客歲殘臘。曾肅短柬。計邀垂察。社課承寄回。諸師改筆。迥出時流。點金之妙。足啓昏矇。然非我師主社。僻野末學。安得名儒直指迷津。吾師春風廣拂。備受陶鑄。豈開森一人耶。森今歲仍館同邑王氏。正月杪。即到齋教授。此後如辱賜示。希寄合肥官鹽巷遷善齋爲盼。壺社特刊。至今仍未拜讀。豈尙未出版耶。囑重

錄賤作付刊。茲已繕就。專呈著席。乞再加斧削爲幸。

來書

馬英

客臘奉手諭。緣事冗未即復。新春又未肅東恭賀。罪甚罪甚。伏維春祺。迪吉。德學俱增。爲祝。英碌碌商場。毫無一善。年來不得志。頗覺灰心。念天賦大任之訓。又不得不奮勇向前。第世局若鬪棋。劫劫相爭。何日得了。今又迫耳炮聲。難安枕席。驚弓之鳥。何以堪此。

來書

王逸

遙想瀛壺中。煮茗論文。醉酒吟詩。聚天倫之樂。享清閒之福。眞天上神仙不啻也。去冬來論。論作文法。顯而理精而確。所謂度世金針。其在是乎。特刊已收到。其中四古詠。無一首不佳。英作亦以全力赴之。僅獲第八。可見此題之難。而長才者正多也。亦可羨矣。



三月初旬。自豐溪上一緘。諒邀鈞鑒。昨返寄廬。讀手  
教敬悉。敝草堂圖已賜序言。喜躍無已。未得拜誦。甚  
急。望鴻雁而不來。真令人雙眼穿矣。朱粥老作古。前  
於文孟刊得知。賦輓詩一章。又慰懸老一首。由豐交  
郵。未識能否達到也。汪石青君之變。出人意表。此君  
才氣橫溢。鋒穎稍露。豈造物者以是忌之耶。爲呼負  
負者再。去秋曾寄書索題草堂圖。迄未答復。今已矣。  
豈靈山會上未締此。一重翰墨緣耶。草堂圖正著手  
編次。鴻雁錄脫版。乞提前賜覽爲禱。

來書

沈世甲

奉讀鈞諭。敬悉一一。蒙賜徵畫兩冊。拜收。嘗從尺蕉  
軒下。反復觀摩。恍若笠屐湖山。優游忘返。足徵珊瑚  
鏡網。撈盡山海奇珍矣。珍玩之餘。心謝無已。吾師累

頌書牘。不以生輩爲不屑教也。更以生輩爲可教也。  
海隅鯁生。抑何微倖若是耶。師弟之情弊。爲吾師燭  
觀透徹。師真可貴而難能者也。來示以一眞字勸吾  
輩。洵知己知彼之良師也。昔人謂得一知己。可以無  
憾。生得吾師。不敢引爲知己。而誠爲諒己者。朝夕瓣  
香。神馳左右矣。

來書

沈飛

自奉尊復。又經半月。出示同人。無不嘆羨。蓋言彌淡  
而意彌深。煞是耐人尋味。至於近來唱酬集雜出。多  
浮濫之言。的是名論。生於此種應酬。謝之已久。第近  
今詩社。犯此病者。亦殊不鮮。欲如壺社之日練日精。  
尤鳳毛麟角。夫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必如此方  
可以言文字。方可以結因緣。試於諸師友文字中求。

之無不宗吾師之意而廣之嗟乎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猶得靜聞天籟其胸襟之爽快耳鼓之澄清爲何如哉獲益無量幸福無量另錄小詩附呈斧政

來書

沈習公

三月十一手教敬奉悉符公名璋字笑拈號偵叟今年似七十四歲江西宜黃籍曾任縣令今客寓浙江永嘉著作頗富少年時曾與俞曲園交遊通訊處不復記憶其來件皆由曹民父代轉生去件亦由曹民父轉交吾師有函請亦寄浙江永嘉地審廳曹民父轉交可也笑公非特詩文詞佳即書法亦秀拔可愛去年吾師叢刊曾代寄全部由民父轉交也本日本已將手示轉致松軒俾知所去就前日奉上周浩如毛雪蘆二人社課收到否茲呈拙詩一首祈暇時削政

陸游作記前人頗有評論隨園陸游文集書後一篇論此尤爲精當令人無從更着筆矣

來書

馬英

昨奉手諭拜悉一一一片愛才心高照宇宙間安得不令四海學子聞風景仰文字之蒙垢也久矣以之博功名獵富貴恬不爲恥戰國諸公實始作俑後之人君欲釣天下士子乃以爲餌於是種種科目之設天下翬然咸以爲功名富貴之途非此莫由韓子謂人以爲大好則大慚誠慨乎其言之也時至今日欲博功名獵富貴者已毋須乎文字白話可矣蟹行文可矣故今之所好乎詩文者蓋以之束身心陶性情耳非如前之獵功名富貴者之齷齪也今社中諸子皆薄功名富貴而來其品誼必高故我皆愛之敬

之（中略）得友如此亦復何恨。天不喪斯文。或者千  
年之蒙垢。今可濯乎。士生今日得高臥南窗。以養百  
年於願。亦足其他非所冀也。

秦焚詩書。世詬之。漢崇儒術。世稱之。以科目爲  
鈎餌。士競功名。人趨利祿。恬不以爲恥。所謂儒  
冠者。皆可溺。所謂著作。皆供覆醬瓿。我羞之  
矣。讀毛君雪蘆文。至以一人讀莊騷。而其心隨  
爲悲樂云云。生今之世。安得見此人。安得有此  
文。權園其先得我心者乎。瀛壺識。

來書

沈世德

五月初十日。肅奉長函。並課卷一束。諒呈座右。今夏  
熱度不高。雨師有倦勤意。雖黃梅時節。亦無日不一  
天晴昊。三農望雨之殷。岌岌乎不可終日。世德劫後

餘生百無聊賴。忽得賜書。披襟把卷。神骨俱融。維時  
塔前叢綠。怒茁叢生。莫不有欣欣向榮之態。檐溜聲  
中。田歌四起。既霑既溼。則苗必勃然興之矣。以視三  
千里外之小草。均沾化雨之恩。將毋同汪石青兄妹  
同作波臣。嗟嗟。才人厄運。抑至於斯。曷勝太息。但未  
卜渠兄妹之遺屍。曾否撈起。得占黃土一杯。留爲來  
者之憑弔否。石青已往。猶幸生前自搜其著述若干  
卷。寄奉吾師點定。誠爲託付得人。吾師素重道義。允  
爲瓊芝女士刊落紅吟。今觀社刊消息。將石青詩詞  
集。秋後並印。是則永壽千秋。雖死而不死矣。吾師不  
負死者所託。固可以風其視。尤西堂之刊湯卿謀遺  
稿。殆猶過之。憶石青前致吾師書。有他之日吾輩交  
情。視尤湯有加之語。不意竟成佳讖。噫亦奇矣。至於

石青之死狀如何。吾師必得詳其顛末。倘荷賜告一  
一。固所願也。前蒙允賜遐齡集。未識曾覓到否。甚念。  
近作寄懷淮南北諸逸老五律兩章。另錄請正。寄懷  
陳兌庵學長一絕。祈代轉致。

來書

沈世甲

奉教祇悉。師真性情中人也。行間都性情中語。能不  
令生五體投地乎。轉咨家兄。亦愛讀不忍釋手。家兄  
於日前曾修寸復。指日定可投察。函中叙敵鄉兵災  
經過情形。頗詳晰可考。素恃愛末。不知將何以教之。  
師處桃源中。厭問世故。能否許我如漁郎得來問津。  
則所以坐春風。沾化雨。無憾不償也。言念及此。不禁  
神馳矣。敵鄉苦旱三月。稻荳難望資生。前夕忽大沛  
甘霖。三農忻慰。秋收可期。茲錄呈奉懷詩二章。又寄

少銘兌庵兩學長詩各一。希察政代轉。

來書

靳淑潛

連接教墨。伏而讀之。覺千百年來士夫之樂育人才。  
未有如我夫子之弘且摯者也。雖抱俯視一切之胸。  
襟。絕無俯視一切之氣。習以故石青與其妹之仙逝。  
則痛之惜之。兌庵雪亭習公百忍。又園榿園諸子之。  
龍蟠鳳逸。則愛之獎之。鼓舞而裁成之。俾合於中道。  
即文質無底如淑潛。亦且寬假誘掖。無微不至。又推  
而及其門生故友。郭元會詩云。多情乃佛心。汎愛真  
君子。其即吾丈之謂歟。潛嘗欲旁招俊彥。以廣仁風。  
奈銜華者。或未能佩實抱質者。又未必懷文才難之。  
歎。雖今古所同。然肉眼無知人之明。褊衷乏兼容之  
度。亦當分受其咎也。雪亭表叔現避亂回桐。節後當

復來。潛與麗生俱托庇無恙。知關廩系。敬以奉聞。

來書

沈習公

上月奉上拙詞一紙。諒收到。鴻雁錄編製絕佳。比來談詩者。每言專尚性靈。生竊疑之。性靈本於天。分果高。則於懷心懷霜。渺志凌雲之際。自有妙思。奔走於腕底。若天分低。而言性靈。憂憂乎難矣。蓋詩有性靈固佳。惟性靈不待人之自專。即使性情多。亦宜鎔性靈於法律之中。少陵云。晚節漸於詩律細。白傳云。詩雖苦思不如人。隨園主性靈。阮亭主格律。至今論詩。隨園究不及漁洋。事固有擅勝一時。而被攢於千載者。此類是也。尙祈吾師有以教之。姚鞏。居江蘇南匯二灶泓鎮。亦翎園函授社甲班生。金鶴望丈前後寄來天放樓文言六部。另函云。有知音者贈之。

不好者勿贈。茲奉上兩部。請以一部贈允庵弟。何如。

來書

王逸

前月肅呈寸稟。諒邀鈞鑒。逾時不得手教。輒悵悵寡。懽若有所失。昨接斬子淑潛信。聞吾師詢及近況。感戴彌深。想念益切矣。此間頻年荒歉。民食不濟。入歲以來。兵差無虛日。百般供應。財殫力痛。雖未被戰災。已不堪命矣。民窮而爲盜。自古已然。愿者捱飢餓。黠者挺而走險。閭閻騷動。殞尾流離。十室四五。惟冀天降豐年。安人心以補元氣。否則茫茫大地。將無安身處矣。逸托福庇。尙無恙。乞勿念。墊處窮谷。了無一可悅。每值百無聊賴之時。輒檢吾師手札。朗讀一過。爲之悠然神往。不知有塵世事。因思天下之大。相知者幾何人。相知之中。知心者又幾何人。怎教逸不念念。

吾師一刻而不去諸懷耶。天既使逸得師吾師。而故  
間以山川。不使其常親教澤。令人望風懷想。天亦惡  
作劇哉。雖然。天能限吾身。不能限吾心也。身與吾師  
隔。而心未嘗不侍吾師左右也。吾師亦不以遠而遂

棄之。殷勤教誨。魚雁為勞。使人幾忘山川之間也。天  
亦何能為哉。長日雨餘。遠山在望。擲管欣然。書止。日  
已向晚矣。

投兌庵如弟書

少 銘

惠荔支一筐。新笋兩頭。使東坡居士快啖。三百顆。又  
饒燒笋風味。家君享。兄侍而分。甘之樂可知矣。本年  
以來。一嘗白忍生之外洋餐。及家製小菜種種。出自  
其親。其婦手調者。助以逸園君之雨前茶。膝下微歡。  
頗多樂事。而南洋親友寄來果品良佳。輒以座無車。

公為憾。百忍今去南洋。老弟又未得來汕。為誦無奈。  
荔支何之句。轉為悵然。家君寄語。老饕殊鑿。惜無妃  
子為博。一笑。然瘦人飮竹笋。却饒渭川滋味。覺得雖  
不肥。却不俗也。一笑謝謝。

補 白

奉懷蔡少銘學長

沈世甲

蔡子人中。風澄江。姓字香。不才慚沈約。何幸遇  
中郎雲樹人。千里兼葭水。一方相思渺。何處天  
地兩茫茫。

奉懷兌庵學長

沈世甲

元龍天上客。何事到人間。酌酒頻傾甕。著書常  
閉關。人如黃鶴。淡心似白鷗。閒不盡。欽遲意。高  
風許我攀。

# 本社第一期錄取課文

湖南左錦堂先生評定一

左傳與公穀孰優說

壺社主人

三傳傳也。非經也。故不列於經。其體爲史。史以明事。與經之傳義不同。故詳於事者。史之例。不以明義重也。知此始可論三傳。春秋一書。義精而事省。惟左氏獨詳本事。因事以明義。左氏誠勝於二傳。夫事案也。義斷也。讀春秋而知義之所在。讀左傳而知事之所在。益以明義之所在。蓋惟左氏爲能翼經。不同於二傳也。公穀二傳。主於傳義。義莫精於春秋。傳非經也。衷經之義以爲傳。非傳例也。廣經之義以爲傳。更非

傳例也。傳如史例。傳事不傳義。庶於經別。左氏守傳。例二傳不守傳例者也。傳如傳例。左氏優於二傳。宜矣。抑又有見者。事貴博。事詳而義見焉。此傳之長也。義貴精。義當而事或略焉。此經之長。非傳之長也。經與傳以例爲別。故吾獨援例以優左傳。若夫公穀二傳亦自足與春秋相發明。特混傳於經。無以別之爲傳。終以爲失體裁之正。

別具隻眼截斷衆流

左錦堂

評論三傳何止百家。此亦自出眼光。空所倚傍。作法究未足與腹笥便者比較毫末也。

主人附識

莊騷二學異同說

毛 哲 雪 畫

妻死鼓盆歌事來相勸勉原其謂爲不情乎夫莊之  
生周時亦猶原之居楚時也鄙夫徇利奔波擾攘於  
功名利祿之途世道之壞救以莊學或可止貪而弭  
亂救以騷學不獨大厦之傾未易支以一木亦且犧  
牲有用之身名爲殉國究無補於國亡之萬一不其  
過歟爲莊之學者曰吾以樂吾生世亂弗計也爲騷  
之學者曰吾以愛吾國身死弗恤也論者或是騷而  
非莊試一觀於方周之衰當楚之亡生一莊周庸何  
傷得百屈原庸何濟可曉然矣故得莊之學可以入  
世可以出世得騷之學憂而已死而已憂死於無可  
救之君之國搔首而呼夢夢之天其謂之何其謂之  
何

善歎捐而成樂讀離騷即令人有孝子思親忠臣懷  
闕之思悲不勝悲歎欲絕以一人讀莊讀騷而悲  
樂頓異者是可以知二學矣莊之學以無己無爲爲  
主彼其居無何有之鄉往來於廣漠之野視己若儻  
來物齊物論於不論達乎哉莊生也易原之地而處  
於郢何哀於天何問視汨羅之溺爲不達生矣若夫  
憂國憂君騷之學也原旣放逐懷死咸陽地削都遷  
於原無咎原可作逍遙游易莊之地而處矣原也不  
能彼其心以爲君死可憂國辱可憂雖作九章哀郢  
思美人天問諸篇憂猶未罄也斯時有人語以莊周

非從莊騷二學寢饋出來不能爲此鈞元扼要



之文首段作者悲樂即從讀者之心與爲悲樂  
寫出讀書妙境作文妙境意會而言與俱傳矣  
此卷與沈簡君搜遺所得略加點綴存之

左傳與公穀孰優說

庸能

孔子觀魯史。修春秋。魯太史左邱明爲之傳。子夏之  
門人公羊高穀梁赤亦各爲之傳。而事有異同。義有  
異同。甚至經文亦間有異同。其後治三傳者。又各守  
師說爲異同。務伸此屈彼。有如聚訟。於此欲論定優  
劣。難矣。吾則以爲學以時而代。興義以事而徵。實爭  
以優而致勝。論以久而確定。其概略可得而言也。漢  
武帝得董仲舒瑕丘江公公孫弘。皆善言公羊春秋。  
仲舒尤善持論屬文。推天人之應。於是立公羊學太  
常置博士。而公羊大興。漢宣聞衛太子喜穀梁學。亦

喜之。大臣韋賢。夏侯勝。史高。指公羊爲齊學。穀梁爲  
魯學。又入蔡千秋。江公孫。劉向。諸人說。於是立穀梁  
學。而穀梁大興。至左氏春秋。經劉歆。韓歆。陳元。先後  
請於哀平光武。或不得立。或立而旋廢。至章帝好左  
傳。用賈逵言。始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春秋。而  
左氏亦大興。曹魏時。左傳益重於世。晉則三家俱立  
國學。然公穀但試讀文。而不能通意義。至隋時。杜氏  
左傳益盛行。而公穀浸微。殆無師說。非所謂學以時  
而代興乎。左氏以史事證經。公穀以義例解經。故胡  
文定謂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  
梁。葉夢得謂左氏傳事不傳義。公穀傳義不傳事。夫  
人之邪正。見諸事。事之是非。載諸史。史事苟不詳明。  
義例於何依據。孔子作春秋。先言我欲託諸空言不

如載諸行事。蓋義空而事實。以義例解經。譬諸以鏡對鏡。非不明也。而空諸所有。以史事證經。譬諸以物對鏡。則有影也。而明益彰。觀前漢藝文志。謂左氏恐孔門弟子失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唐孔穎達謂杜預解左傳。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子之經。如子應母。膠投漆。雖欲勿合。而不可離。清朱鶴齡謂春秋三傳。左氏獨詳於史事。臚陳二百四十二年事。十得八九。非所謂義以事而徵實乎。前漢武宣以前。左傳出張蒼家。勢不敵公穀師弟相承之強固。而賈誼已爲之訓詁。司馬遷史記。已多引左氏語。元成哀平以來。雖張敞蕭望之。未能爲左氏樹一幟。劉歆力爭立左氏學。見屈於龔勝師丹。而劉向已無以非間其子。公穀傳聞。不如左氏親見之論。後

漢范升雖以左氏不祖孔子一言。壓制韓歆。而鄭興及子衆。陳欽及子元。皆已左袒左氏。且時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明帝朝。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逮賈逵。摘出左傳三十事。尤著明者。以申左氏。屈公羊。又謂蔡仲。紀季。伍員。叔術之屬。左氏義深。君父。公羊多任權變。遂得與二家鼎立。而三至晉。杜預極推崇左傳。且爲之註。而後駸駸有駕公穀而上之勢。致成隋唐以下。戰勝公穀之局。迄於今不衰。非所謂爭以優而致勝。論以久而確定乎。由是言之。三傳以左爲優。可概見矣。

徵引詳核。用筆亦扶質立幹。條理井然。錦堂

左傳與公穀孰優說

金山倪梅春

春秋經也。傳之者凡三家。曰左氏。公羊。穀梁。皆於聖

人之言有所發明而亦有失焉。胡文定之言曰：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劉原父之言曰：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窮於日月。後之論者或非之。愚嘗反覆經傳而知二子之言實深於春秋者也。蓋嘗論之。春秋之世。征伐紛紜。政教號令。不行於天子。征伐紛紜。故無真是非。政教不行。故無真賞罰。無是非。無賞罰。而天下之亂極矣。孔子憂之。故假春秋之書。以行其是非賞罰。雖一字之微。而成榮於華袞。或辱於斧鉞者。其辭嚴。其義正也。今三傳之於經。何如乎。以事言。則左氏備矣。然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義未必當。以義言。則公穀勝矣。然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事未必實。然則三傳之於經。其得失可知矣。雖然。以春秋義法論。三傳固

皆有得失矣。若以三傳事實竊謂論左氏爲最優。何言之。晉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左氏躬爲太史。博覽魯之典籍。又他國之史。如鄭書晉志之類。無不熟於胸中。故能原始要終。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燦然明備。非若公穀之於經。僅知依文訓義而已也。況左氏受業於孔門。公羊穀梁皆其再傳弟子。親見與傳聞。其得失又豈可並論耶。或謂左氏周禮交質一言。爲不明大體。以爲不如公穀之正大。不知周鄭交質。左氏特以快一時之論。其正名定分之言。所在皆有。豈可以此而沒其功乎。至如公穀之精深。雖亦有勝於左氏之處。第其引證讖緯。比附日月。拘泥難通之處。非特不如左氏。且亦自相矛盾。劉知幾謂左傳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偏。左氏之優於

公穀從可知矣。

要言不煩。具見鎔裁之力。文筆如美玉精金。鐘

左傳與公穀孰優說

楊開森

秦漢而下。三傳之書。並流傳天壤間。其意旨之精。固無可軒輊也。蓋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後儒稱爲定論。然吾獨謂左氏采列國之史。而爲之傳。網羅舊文。徵引博洽。公穀固不如。遠。其文筆之雄偉。敘事之簡老。尤非公穀之可倫。故晚近以來。嗜左氏之學。頗衆。則左氏似優於公穀矣。或者曰。三傳中。亦有公穀詳而左氏略者。如孔父則稱其死義。蔡邱則備舉盟辭。有公穀有而左氏無者。如高子來。則紀城魯之功。夾谷會。則誌優施之舞。

三傳載事。各有增減。安得謂公穀劣而左傳優乎。吾

曰。否。邱明躬爲太史。目覩當時之善惡。因文紀事。語多翔實。孔子曰。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非賢而孔子許之乎。故漢鄭衆治左氏春秋。作長文十九條十七事。論左氏之長。宜其獨有千秋稱爲信史也。若公穀或失之亂。或失之鑿。恐難與左氏爭雄。並駕善哉。劉知幾之言曰。左傳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偏。洵篤論也。惜左氏得立學官。後於公穀。而漢世研左傳之學。稍遜公穀。及賈逵既立左氏。攻其學者。遂徧於天下矣。雖然。公羊明於例。穀梁精於義。其長亦未可盡掩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爲左傳之參證。庶得古人著述之意。欲研考據之學。其知之。

專取左氏。所見不差。行文亦有斷制。而不傷蕪。

累。錄。堂。

左傳與公穀孰優說

李家學

春秋之有三傳。學者各守一家。自爲門戶。於是宗左氏者。詆公穀爲穿鑿。宗公穀者。目左氏爲浮夸。孰優孰劣。往往聚訟而莫能定。竊嘗讀三傳。尋其義。考其事。反復思之。三傳各有得失。然左氏得多而失少。公穀得少而失多。何言之。左氏受經於仲尼。傳文一本。經義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其文緩。其旨遠。故兩漢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疑義。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意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者非受經於孔子。殆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何足爲信。若公羊穀梁受經於子夏。不如左氏受於孔子之確。

切也。明矣。故鄭元言。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穀傳聞於後世。賈逵又云。左氏長於二傳者。二十餘事。謂左氏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權變。左氏有三長。如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春秋之作。始自周公。成諸孔子。丘明之傳。亦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其長一也。魯文籍最備。丘明躬爲太史。博覽羣書。鄭書晉志之類。莫不畢觀。每事皆詳。其長二也。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託。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見聞。其長三也。然則左氏優於公穀彰彰明矣。若王安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廢而不列於學官。而蘇轍乃作春秋集解。以矯之。其說以左氏爲主。左氏之說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趙之說以足之。蓋以左氏據國史。而公穀以下則

嘗以意測。意測者何。如戎伐凡伯於楚邱。穀梁以戎

爲衛。齊仲孫來。公穀皆以爲魯慶父。魯滅項。又皆以

爲齊實滅之。顯然與經謬。反其失。不待言矣。或曰左

氏善覽舊史。兼駭衆說。得春秋之事迹甚備。然於經

外。自成一書。故有探惑衆說。採掇過當。至於聖人微

旨。頗有疏略。而公穀之學。本於議論。難取諸儒之說。

繫於經文。雖不能詳其事迹。而於聖人微旨。多所究

尋。似不得優左氏而劣公穀也。曰非也。左氏叙事。述

言論。精絕。而本末貫通。蓋出一人撰述也。若公穀

失於曲辨。贅義鄙淺。蓋雜出於諸儒之講說也。公

穀詎能敵左氏乎。總之三傳。各有得失。左氏本經立

言者也。公穀以文贅經者也。經者不刊之書。聖人所

以示勸戒者也。左氏受經於仲尼。其文則夸其事。則

實取其長而棄其短可也。

專主左氏。微引皆能扼要。末段自伸所見。尤具

精識。用筆亦鏗鏘有精神。

錄堂

陸遊爲韓侂胄作南園記論

龐能

宋史稱陸遊才氣超逸。晚年爲韓侂胄探南園古泉

記。見曠清議。吾謂遊才則高矣。氣則終有未足也。嘗

侂胄貴盛時。以勢利壘士大夫心。辭叔似辛棄疾。陳

謙皆起廢顯用。其他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禁進者

比比。獨江州王阮不肯出其門。侂胄將誘以美官。夜

遣密客詣阮。阮不答。歸隱廬山。朱文公稱阮才氣過

人。若王阮者。真可謂有才有氣也。吾方惜遊才優於

阮而氣不逮阮。而史稱遊才氣超逸。何哉。或謂遊嘗

范成大帥蜀時。躬爲之參議。顯能以文字交。不拘禮

法至人譏其頽放。因自號放翁。似非脅於權貴而氣餒者。不知成大雖一詩人。要不失爲才人。遊以才遇才。與相周旋。亦無不可。彼侂冑何人哉。無才無德。狂妄小人於國爲姦臣。於遊爲後輩七八老翁。何所求。吾不知遊有何不得已。而俯首下氣爲之作記也。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之在得。自昔老師宿儒。往往早樹隆名。而晚失大節。揚雄非無學術也。而甘爲王莽作劇。秦美新文。馬融非不才美也。而甘爲梁冀作大將軍西第頌。凡若此者。皆遊南園記之類也。母亦人老氣衰。威勢灼於外。利害動於中。嗟乎。士固不可無才也。而才名過盛。又每爲權奸所牢籠。威脅以致名。以才高才復爲名累。良可惜已。方遊才名藉盛。朱文公論遊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

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早見及此矣。善乎介之推言曰。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是求顯也。是故士生亂世。能學老子知雄守雌。藏才不露。令當道莫我知。而無所用其迫脅。尙已。否則當學孟子盡心養性。養吾浩然之氣。致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亦足以自全。不然鮮能完其高潔者。遊忠君愛國情見乎詞。可稱賢而有才。而卒以血氣旣衰。屈節姦相。吾烏知非如蔡邕之見脅董卓也。吾終恨未若宋璟之堅拒毛仲也。吾爲遊惜。又不能不爲類遊者慮矣。噫。

一唱三嘆。神似歐公學識。旣超文氣亦老。

錦堂

陸遊爲韓侂冑作南園記論

韓道明

陸放翁清才拔俗。文人之雄。詩人之英。風雅人中之志潔行芳者也。觀於劍南一集。拳拳以讎恥未雪。疆



士未復爲言。識者許其有愛國之忠。蓋亦陶情節。杜工部之流也。獨其爲韓侂胄作南園記。見譏清議。人以是少之。吾謂不然。夫侂胄之奸。雖傾朝野。而南園之勝。實甲東南。放翁之記。記南園。非記侂胄也。非揚雄之劇。秦美新頌莽功德也。古今來名山勝境。凡騷人逸士。千載下猶留連慨慕。雖一邱一壑。不惜詠嘆以留題。矧以放翁之高曠。南園之幽雅。固可記則記之。何嫌何疑。而必斬此區區之文墨乎。若謂放翁此記。獻媚於韓。當日高宗鎖廳禮部二試。皆擢第一。卒以秦檜之嫉。遜跡劍南。故其詩多感慨。半爲檜發。放翁不獻媚於奸巧之檜。獨獻媚於貪冒無識之侂胄乎。且考放翁作記之年。行將八十。以八十衰翁。而嘔心獻媚。將欲何爲。至媚侂胄者。未嘗無人。若許及之。

之由寶尙書。趙師蠡之學山莊。犬吠則真名教之罪人也。放翁豈其倫耶。或謂侂胄南園。先以記屬之楊萬里。楊不可。大忤胄。因以臥家者十五年。以彼例此。放翁甯能無愧歟。是又不然。蓋誠齋學人。放翁才人也。學人尙拘謹。才人多曠達。達者作事。無成心。亦無容心。不立異鳴高。不矯情絕物。彼放翁者。心目中祇知有南園。已不知有侂胄矣。迄今南園已渺。綠草依然。墨客文人。欲獻湯巾。斜陽斷碣。中猶想見放翁與酣落筆時也。

持論甚切。行文一氣追送。神似大蘇。一結尤烟波無際。錦堂

陸遊爲韓侂胄作南園記論 蔡少銘

揚雄劇秦美新。干進也。馬融爲梁冀草奏。懼勢也。韓



愈三上宰相書謀食也。陸遊爲韓侂胄作南園記避禍也。斯四人者世或諒或不之諒。吾以爲若宋陸遊實未可與揚雄輩並論。曷言之。王莽篡漢者也。雄以漢臣臣莽。又從而諛莽。此無恥之尤也。烏足齒。馬融一介之士耳。何所憚懼。何所維繫。而顧明知誣人而安然出之。其附翼諛諛無可諒。韓愈爲一代大儒。讀其上宰相諸書。搖尾求食。乞憐已甚。見鄙於大雅。亦殊非過。若陸遊者。忠君愛國之心。臨死猶以詩見志。其記南園詞不及諛。惟勉以儆韓忠獻故事。非第爲免禍計。並將隱戒侂胄勿自蹈於禍。仁人之言。諱如惜乎。韓氏之不悟也。惜乎。嘗遊者並未一讀其文。而第泛舉其事以爲斷也。且侂胄之爲人。非有操莽之雄。亦非若蔡京秦檜之奸也。猶知自咎前失。弛僞學。

禁其欲。借重正人之一言。未始非悔念之萌。必深惡而痛絕之。抑已過矣。遊蓋熟計阿之無名。矯之速禍。誠不若徇其所請而隱有以匡之。設韓氏果從其言。何有於斲棺梟首之慘哉。徒使遊作是記。僅爲自全之策。而莫克遂。聖人之心。是侂胄之不幸。在遊固無遺議矣。儕遊於揚雄輩。吾以爲非平允之論也。

用筆寬博和平。而氣自緊鍊。是文律已到極熟之候。論亦識力過人。錦堂

陸遊爲韓侂胄作南園記論 郭百忍

余觀陸遊一生忠君愛國。至死不忘。固士之有志節者。及讀南園記一篇。用慨然矣。惜遊者曰。不幸與韓侂胄同時。不幸而有南園記之作。是晚節之玷也。原遊者曰。記無諛辭。猶勉以儆韓忠獻之所爲。心固耿

耿無他也。嗟乎！士君子不能韜光亂世，以才自見，卒

之深矣。

以才受累，爲世所惜，冀人見原，亦可慨之甚矣。夫侂

既不將遊出脫無餘，亦不將遊貶斥至盡，祇惜

胄特欲借名人文字以自取重耳，非若董卓於蔡邕

其不能韜光亂世，立論極有分寸，行文亦老成。

不至且將族之，不然，楊誠齋亦一時負重名者，不爲

陸遊爲韓侂胄作南園記論

陳允

作記，未聞其欲殺之也。且先陸遊而爲侂胄作記，不

先陸遊而作南園記者，鄭樾、礪石以獻，既以表南園

已有鄭樾其人乎？亦既礪石以獻，表之南園矣，即無

矣。陸記成，侂胄仆，鄭石、礪陸記，韓敗，樾倖免，遊遂以

遊一記，侂胄亦未遂遽生歎望，以二事推之，遊於南

此蒙世議，論者謂兩人固有幸有不幸也。余謂不然。

園記固可無作，夫士不晦才，每喜炫才，才未嘗累遊

鄭記爲貢諛，而作陸記爲免禍，而作其設心不同，其

其爲作記，則正以才自累也。此一事也，比於馬融之

立說亦迥不類，讀陸記至終篇，無非以爲忠獻子孫

爲梁冀作西第頌，湛甘泉之爲嚴分宜作鈴山堂記

當勉效忠獻行事，相規勸語，不輕涉阿附，是此記傳

其失相等，尙不至如劇秦美新之作，即其愛揚雄才

遊之心，迹著遊之氣節俱彰矣。鄭幸而免於罪，然而

者亦無從爲揚雄解嗟乎！以一身不惜憂國淚橫之

此石雖瘞，此記終存，何所逃於身後是非之口，吾不

人乃不能晦才以全節，吾爲天下之懷才欲試者慨

能爲鄭寬也。史臣賢遊之爲人，而以此或惜其晚節。

似遊爲不幸矣。乃披渭南遺集。南園一記。與遊平生

東坡志林文字。錦堂

著作。並存不朽。不獨此心耿耿。可以昭示子孫。其間

陸遊爲韓侂胄作南園記論。蔡少銘

議論。名言。並可以昭示天下。後世蓋不得已。而記南

天下事有可爲。有不可爲。有可爲而不爲。有不可爲

園。非爲南園記。意實爲侂胄箴也。於遊乎。何累。觀當

而尤不得不爲。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則視其事

時。侂胄遊南園。惜少犬吠雞鳴。爲村莊資點綴。趙師

爲斷。未可以一概論。宋陸遊爲韓平原記南園。是事

舉。至效鳴聲。以取悅。侂胄雖愛其媚。實鄙其人。其仆

也。爲人所不爲。其間蓋有不得已者。世或不察。遂以

鄭記。而重陸記事。將母同。從古奸雄。每樂羅致。正人

晚節。爲陸遊惜。史臣且文致其辭。噫。何其謬哉。何其

以自取重。侂胄之重陸記。豈以記重。識亦重。遊之爲

謬哉。夫平原。奸臣耳。權重震主。勢大凌人。彼其築南

正人耳。乃所謂史臣者。輒以作南園記一事。嘗遊。無

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箴可薰天。舉朝莫之抗。何論

復曲爲之諒。吾讀唐史。至八司馬附王叔文事。史無

一陸遊爲之作記。勢實迫之。然且勉以忠獻之事。無

正論。心焉惜之。得范文正一言。始稍伸諸賢之氣。甚

諛詞。遊無憾矣。彼侂胄者。聽之或克紹其先。在韓可

顧讀南園記者。一槩遊之生平。爲之稍伸其氣。可也。

免於禍。不聽亦不櫻其怒。在遊祇行所安。終陸遊一

行文似不經意而出。然疎落中氣自緊鍊。極似

生未嘗依侂胄以成功名。大節昭昭於作南園記。何

責於陸遊之晚節。何傷。夫不原其心而第論其迹。則漢蔡邕之哭董卓。唐李白之從永王璘。明湛甘泉之爲嚴嵩撰鈴山堂記。皆足爲諸賢累也。後世尙論諸賢。且多曲爲之諒。未嘗概以失節譏迹。其迹似非心。其心實是。夫陸遊其尤顯者也。作是論爲陸遊白。更爲妄論陸遊者戒。

筆老氣深。墨無旁瀆。錦堂

陸遊爲韓侂胄作南園記論

高作梅

陸放翁爲韓侂胄作南園記。君子譏之。余謂此不足爲放翁玷也。放翁南宋一愛國男兒。英雄而學道者也。其爲侂胄作記。非慕勢也。非黨奸也。非如吠籬侍郎由資尙書。不知人世有羞恥事也。特以南宋之世。國仇在。金在朝。諸君子少有以國仇爲念。興言北伐。

者。此最可痛心之事。獨侂胄自秉政久。以北伐爲心。與己仇金之志同。故精神意氣。不知不覺。偶相感召。而爲之作記也。論侂胄仇正學。擅威福。其罪固不容誅。然其以北伐爲志。則固與張魏公之志同。乃符離之師。一樣挫衄。而當時未戮首謀之人。獨侂胄則伏法。玉津函首金庭。舉朝不以爲恥。此則後之讀史者。欲爲呼冤者耳。雖然。侂胄不足惜。放翁以眷念國仇之故。偶墮術中。而爲之作記。此正如日月之食。無損於明者也。夫放翁之所傷心者。中原失枝梧。胡塵暗河洛。戰馬死槽櫪。公卿守和約耳。自顧此身。既不得有所作爲。少吐胸中之氣。於是而酒旗鼓。筆刀槊。一飯不忘。沒齒無二。臨絕示兒之作。至今讀之。使人淚如雨下。嗟乎嗟乎。一身不自惜。憂國淚終橫。放翁已

自言之矣。愛國若此。豈得以其爲侂冑作記。遂謂爲頓減風節。爲生平之玷乎。問嘗論之。蔡鷲之哭董卓。爲知己也。揚雄之劇秦美新。爲祿食也。韓退之之三上宰相書。乞憐搖尾。急於功名也。陸放翁之爲韓侂冑作記。以仇金之志。合而出於無心也。夫士之所爲。有幸有不幸。歐陽修蘇子瞻。以名翰林。爲韓魏公作畫錦堂記。作醉白堂記。士之幸者也。陸放翁爲韓侂冑作南園記。士之不幸者也。視所遭之時而已。若夫楊萬里之不肯爲侂冑作記。蓋孤高絕物之君子也。放翁是英雄學道者。與誠齋固自不同。嗚呼。此南園記之所以作耳。

善爲翻案。牽合有情。行文氣勢寬博。亦具有老到之致。錦堂

陸遊爲韓侂冑作南園記論

畢壽升

自來權姦竊柄。恒借重於名流。而文士窮途。每乞憐於要路。如漢之杜欽。谷永。魏之荀彧。郭嘉。比比皆然。殆無足怪。若乃亭亭物表。矯矯霞外。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秋風共爽。如蔡邕。李白。柳宗。元。康。海之儔。亦復屈於權勢。以致身敗名裂。吁。可慨也。雖然。之數子者。生當亂世。不能韜光養晦。以葆其真。其符實由自取。至於宋之陸放翁。早歲即以抗直不容於秦檜。洎乎晚節。偶爲韓侂冑作南園記。遂見譏於士夫。余嘗反覆考之。竊謂其情有可原也。何則。遊早登仕版。與侂冑誼屬同寮。爲之作記。雖失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之義。然揆之情理。尙非過分。矧其記中措詞。婉而多風。期之以公輔之事業。勗之以忠獻之助。欲與

世之一意。賁諛者。迥別。豈獨非杜欽。谷永等所敢望。其項背。即擬之蔡邕。李白。諸賢。亦尙覺非其倫也。必欲洗垢索瘢。吹毛求疵。則三代下無完人矣。論古者。略述原心可也。

論有分曉。詞意深厚。錦堂

莊騷二學異同說

李家恒

諸子之學。各自名家。其說不得不異。其體不得盡同。是固然矣。然亦有意殊而體同者。亦有意同而體異者。觀莊子離騷。則瞭然矣。莊子生衰周之世。歎人情之偷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著書十餘萬言。申道德。述玄旨。窮萬物之理。達死生之變。屈平爲楚國宗臣。初信於懷王。繼遭讒而見疏。乃憂愁抑鬱。而作離騷。抒一己之忠誠。冀倖君心之一悟。間嘗深考

其所以異同者。乃知莊子則道家。離騷則儒家也。莊子則哲學家。離騷則風雅家也。尋其詞論。其書則迥不同矣。然亦有相同者。莊子有應帝王。而騷之陳堯舜。稱湯武。其忠愛之意同也。莊子有逍遙遊。而騷之託雲龍。說迂怪。其詭異之詞同也。莊子云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又云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而騷則譏桀紂之猖獗。傷羿澆之顛隕。其規諷之旨。又同也。莊子指松柏。傷迷陽。而騷則喻君子以虬龍。譬讒邪以雲蜺。其比興之義。又同也。他如莊子不才木。溝中段。而騷則美人香草。莊子河伯秋水。而騷則赤水靈氣。其寓言託諷。又同也。惟二子之性情不同。而文字之體裁亦異。莊則散文。騷則韻語。莊則快意適志。騷則寫憂遺愁。莊則筆勢飄颻。爲文章之祖。騷則言辭雅

麗爲詞賦之宗。此又二子之大不同也。總之莊騷咸  
有妙理。學者皆可兼資。既有忠君愛國之誠。復有  
世警時之語。讀者慎勿牽乎詞而泥乎意。玩其華而  
棄其實也。

融會貫通。極有心得。非深有研究者不能。

錦堂

### 莊騷二學異同說

蔡廷昌

余讀莊子書。竊怪其猖狂。毀薄仁義。剽削儒墨。獨任  
清虛。以自樂。何放誕之甚也。及讀離騷。又悲屈志。狃  
狹。穉識見放。怨誹幽憂。窮無所歸。卒從彭咸。子胥遊。  
其學與莊子何相背若是耶。嗟乎。孔子垂教數十年。

師與商。猶有過不及之弊。况莊屈二子。皆未親沐聖  
化。其能脫狂狃之僻乎。雖然。莊蹈大方。深精元妙。騷  
固風雅。率本性情。惟一尊得天。冥於惟微。一尊盡人。

冥於惟危。學雖自異。固非文麗用寡比也。余觀天道  
逍遙。天間遠遊諸篇。其寓言寄意。多詭怪。蓋二學  
猶有同然。總之均未盡醇粹。而優入聖域。莊神於樂  
屈神於怨。蓋怨甚則幽。過樂則肆。莊肆屈幽。此其學  
之所以率異也。幽近狃。樂近狂。豈虛論哉。或謂莊子  
獨寐寤言時也。離騷風雨如晦時也。易時則皆然也。  
莊獨應非會。屈獨往無疑。皆得己而不自已。考君子  
之學。雖遠隔千百年。且莫不暗合。况二子同時。容有  
異乎。故謂二學之同也。可過猶不及。謂其異也。亦可。  
其狂與狃之謂歟。

以狂狃定二家。詮題極有見地。措詞用筆。亦凝

鍊峭勁。錦堂

莊騷二學異同說

蔡少銘



戰國時。有莊周。屈原者。懷不羈才。抱經世志。而卒不見用。或遊道以終。或齋志以沒。舉能垂空文。以自見。所著南華離騷。一以哀。一以樂。其哀樂不同。故其書詞亦異。蓋莊子生當衰周之季。道德淪亡。紀綱廢弛。知天下不可爲。而尤不足與有爲。乃却諸侯之聘。遊心於天地之樊。自託不鳴之禽。不材之木。故著南華述道德。寓玄旨。雖達死生。齊萬物。蓋非無意於世者。屈子則以宗臣受知遇。知天下尙可爲。而欲與有爲。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傷王之不明。悲世之不我用。憂傷鬱陶。離騷乃作。抒寫其離憂。並發其忠愛之意。斯尤不能忘情於世者。樂其所適。若莊子。哀其所遇。若屈子。其哀樂實大過人。蓋哀者毗於陰。樂者毗於陽。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語言無端。南

華。奔放而飄。飄。離騷。孤索而深。往。此其書詞之所以異也。雖然。其志趣則無不同也。彼莊子勤勤焉欲返。天下於驪龍赫胥之間。與屈子之思謁虞帝而從彭咸。其志趣有以異乎。莊子曰。甯遊戲於污瀆之中。以快吾志。屈子則曰。安能以身之皎皎。而受物之汶汶。其志趣又有以異乎。至於莊則託逍遙遊以自況。騷則述雲龍說迂怪以寄意。其寓言同。莊則指松柏。傷迷傷。騷則喻君子以虬龍。譬讒邪以雲蜺。其比興亦同。莊爲散文。騷爲韻語。一則寓意深遠。爲文章之祖。一則鑄辭華藻。爲詞賦之宗。此又二子之不同而同者也。至於二子。或沉淵以沒。或遁跡以終。各隨所遇。而然亦庸有異耶。若夫其書奇辭奧旨。宕逸變幻。有同者。有異者。有異而同。同而異者。實因其性情而變。



雖未可夷爲一致。而其離奇詭譎。則亦未始不可也。是以言莊騷二學。殆所謂妙文玄理。皆可供後世文學家之研究。味況者也。

確有研究心得。錦堂

莊騷二學異同說

韓道明

或有問於韓子曰。莊騷二學。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然則皆同乎。曰。是又不然。曰。有說乎。韓子乃作而起

曰。惡得無說。夫莊周屈原。其不合時宜。憤而著書。則

同。其諛譎怪誕。則同。其見道見志。又無不同。一則快

無爲。故不願爲。是其爲文也。汪洋恣肆。一任自然。故

其爲論。無所謂世界。無所謂人我。無所謂死生。一致

分萬殊。萬殊猶一致。是見道見志。且能入道者也。亦

文中之龍也。一則欲有爲而不得爲。是其爲情也。哀

感幽怨。無限牢騷。故其爲詞。太息掩涕。悲涼悽愴。卜居無主。呵壁問天。寄情於香草。託怨於美人。雖見道見志。未能入道者也。亦詞中之鳳也。故曰。無以異也。其不同者。不過入道未入道之微。亦有有爲無爲之別也。

融會兩家。確有見地。錦堂

陸遊爲韓侂胄作南園記論

廉范以名臣依竇憲而卒。以成功名。陳實以高士。吊張讓而卒。以救善類。陸遊爲韓侂胄記南園而卒。以失節罪。何論之不平也。夫韓氏築南園。延遊爲之記。出其所寵四夫人。侑酒遊。感其有親善之意。作記以勉之。勉之正以全人之節。無失節可言也。遊蓋心儀韓忠獻之忠。而甚惜侂胄爲其子孫。將以不忠獲罪。

思有以匡之爲之作記力勉以效忠獻之爲人所以匡之者悉出於正而不及諛遊之志伸矣設遊果有冀倖之心而甘以屈節進則當會觀龍大淵柄國時早致其身矣何待於韓氏彼其大忤遂歸且不悔甯有暮年反失其所守哉惜乎侂冑不知以臣節自全世於陸遊亦遂以失節相詆何其見之左耶重廉范陳實者人無異詞震於名高之過也陸遊一詩人世莫能諒而反苛繩之士之不幸若此良可慨已

特地爲遊昭雪筆亦波瀾老成

錦堂

友客辨

龐夢飛

原名熊

人之大倫有五而友居其一友之爲益大矣不順乎親則不信乎友不信乎友則不獲乎上是君臣父子之間亦藉重於友也夫婦調和則曰琴瑟友之愛於

兄弟亦曰友於是夫婦兄弟之間亦取則於友也友之爲益豈不大哉或者不察輕言之則於尋常之客加以友名泛言之則於親密之友概以客名幾何不混友客爲一也是不可以不辨按說文友作彳解曰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註曰二又二人也義取二人相下不厭相交莫逆也是友不亦親乎客作圉解曰寄也从宀註所託也从各註各異詞也義取偶寄於是各異其趣也是客不亦疏乎匪特此也易言君子以朋友講習學記言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孝經言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詩序言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是凡言友者何非尊而重之詞也禮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易曰重門擊柝以禦暴客兵法以逸待勞曰以主待客孟嘗君詰焉

驩客何好。客何能。是凡言客者。何非輕而忽之。之問也。比而觀之。友客豈可同年語哉。蓋友也者。不可無者。也不易得者也。凡友直友諒友多聞。皆是也。其性質相觀而善。相須有成。亦且心腹可與共患難。可與共者也。所謂二人同心者。也。客也者。自外至者也。別主觀者也。舉客戶客卿客兵。皆是也。其性質流動。無定來往。不常大抵有事則暫託。無事則各別。所謂人各有心者也。友乎。客乎。相去詎可以道里計乎。然則

友與客絕對殊途耶。是又不然。客可進而爲友。彌衡甫冠。爲孔融座上客。融心折衡才。遂爲忘年友。李泌號神童。張九齡引爲入幕賓。旣開泌直言。遂呼爲小友。是始爲客也。繼乃進爲友人矣。友可擯而爲客。管甯與華歆。邴原爲三友。甯察歆鄙。遂割席。曰子非吾

友也。嵇康山濤同爲竹林七友。及山濤薦康。康遂與濤書。請絕交。是始爲友也。終乃擯諸客位矣。吾爲進一解曰。友自友。客自客。客有時爲友。友亦有時爲客。其始客而終友者。友道之常。始友而終客者。友道之變。是故君子之交。友也。慎終如始。而尤必慎之。於始善乎。文中子之言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惟能先擇後交。乃可以多得賢友。而不至終爲俗客也。友道顧可忽乎哉。

剝蕉抽繭之思。分風擘流之筆。至其援引精確。淹洽。尤見平日腹笥功深。錦堂

友客辨

周 溥

同憂樂者爲友。通姓氏者爲客。友與客固二而非一者也。自陋儒創對主爲客之偏解。而後人於友之戾

止者亦皆以客呼之。嗚呼！此友道之所以日衰也乎。夫主之一字，非專對客言之也。語曰：天子爲萬邦之主，如以主字爲專對客而言，則凡牧圉奴僕之履天子之廷者，亦皆將以客稱之乎。孟獻子，百乘之家也。其客之往來於門庭者，奚翅什伯。史載爲其友者，僅樂正裘等五人，而其餘非友可知矣。盧杞見弔子儀，退子儀告人曰：杞得志，吾族無遺類矣。觀子儀之非杞，知其不以友禮見之。而子儀之肯見杞，知其猶以客禮待之也。一杞也可容之，而不可友之，則友之非客更可見矣。馮驩寄孟嘗門下，食無魚，出無車，至一再彈鋏以求之。丈人止子路宿，食以雞黍，見以二子。其視孟嘗有加焉。然子路復至，而丈人行，予觀孟嘗之待馮驩，近乎慢；丈人之待子路，近乎矯。然而後之

君子無片言非之者，以二子爲二公之客，而非二公之友也。且夫聖王在上而天下所以無不治者，以名分正焉。故也。日者晉文請隧，仲叔於奚請曲縣繁纓，君子猶以爲不可友，固列五倫之中而與客迥乎其不侔也。今以友爲客勢，必至又有以客爲友者，抑不知客而友焉，是薄者厚之之漸也。其流弊必至於無父友而客焉，是厚者薄之之始也。其流弊必至於無君，設非學乎聖人者，出使天下之爲客若友者，皆各止乎其位而無或失乎過與不及，幾何其不肖而入於湯鬻之道耶。或曰：若是則凡爲客者皆不可友乎。曰：始客而終友者常也。然當其爲客時固不可以友待之也。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吾謂人之待客若友也。其等級亦若是而已。

引史處皆讀書得間筆致清俊大勝乎古文堂錦

友客辨

郭百忍

友者立乎五倫之中而能成五倫者也立乎五倫而有友視人與人相接而有客不相若矣何也友之誼實深客之情實泛也至對主而以客言雖往來酬酢之際未嘗不以儀節為禮究之客以主重非客遂與友並也自周之衰門下客始見於傳記戰國四公子之客尤盛一時相依以衣食相奔走以勢利於是連簪帷幄者客排難解紛者客甚至捐軀赴敵為知己死者亦客嗟乎此客之一變也世遂執客以例友友客既混而無別又復尚世故習應酬以門第為矜炫以酒食為徵遂以文字為聲華以交遊為光寵於是乎座上客幾無一而非友矣友道至此不其衰乎夫

友在五倫中客不在五倫中友者終身之事客者一時之事辨友客使天下知有真友使交友勿視同結客如是盡之矣

中段說客酣暢紛綸結束數語極為扼要錦堂

補白

楊玉環

沈飛

霓裳一曲譜來新爭說君王寵太真牛女星前盟鈿盒馬嵬坡下賜羅巾痴心空抱長生願麗質翻成薄命身畢竟江山情更重拚教玉骨委紅塵

李香君

沈飛

省識風塵慧眼開亂離時候使君來悔從白下推班首除却青樓免禍胎俠骨佳人真國色鐘情名士亦雄才豔詞填入桃花扇不共江山付劫灰

# 戴驥磐先生特課

臺城路補花

東園儼作

而今莫問和羹事。(借句)開先百花頭上詩擬王曾。

一飽陟岡底事嗟。玄黃悔脫鞭韉苦不早。祇今昂首鳴且吁。昔時肥碩今何羸。朝上駟夕轅駒得時便合。

賦摹宋璟。艷說兩朝名相。東風鼓盪。正春滿南枝。北枝又放地老天荒。香園林逋幸無恙。芳叢寒鎖紙帳。是誰吹玉笛。黃鶴樓響。夢滯揚州。神移庾嶺。茅舍幾回惆悵。情深一往甚。夢綠仙緣。羅浮魔陣。翠羽啁啾。參橫斜月朗。

千金市失路誰憐。一束芻我歌瘦馬意殊絕。骨相嚴寒神自逸。猶向空山偃蹇。生勝擲沙場。膏汗血珍重。人間神駿姿。秋風蕭蕭鳴不恤。瘦馬行關山雪。意有寄託圭角不露。極得象外環中之趣。驥繫

瘦馬行

瘦馬行

有馬蹀躞城南道。霜毛脫落疲且老。昔嘗晨飲黃河源。踏雪夜食天山草。鹽車偶躓事全非。棧豆何曾供

鳴聲蕭蕭嘶不止。霜蹄蹀躞秋風裏。秋風吹空毛骨寒。昂首長嘶天尺咫。昔豢天廐養何優。今困鹽車芻莫致。可憐一樣神駿姿。相伴轅駒任鞭撻。歌瘦馬鳴

且已犧牲之患。哀無泮。稻粱之恩。安足恃。君不見古  
來英雄失意多。裹屍半向沙場死。老閱深山歲月長。  
莫羨騰驤行萬里。天山之草食且肥。何當渴飲黃河  
水。

出神入妙正喻夾寫餘韻更搖漾

遣興

郭瑞珊

板橋斜日柳絲絲。芳草天涯拾翠時。最是閒情消不  
得。隔簾風雨細敲詩。

一天花雨逗輕寒。剪剪東風翠袖單。誰信綠楊煙樹  
外。有人樓上捲簾看。

眼前景物已殘春。月浸樓臺倒水濱。一卷老莊閒讀  
過。不知人世有風塵。

獨按秦箏興倍賒。團團月色映窗紗。紅樓一夜東風

急待曉庭前掃落花。

錦心繡口文章自出機杼

遣興

九十韶光感歲華。無端春已到天涯。疏梅今夜花如  
雪。香逗文窗舊日紗。

春來苦雨添煩緒。檻外新晴動遠思。且約閨中諸姊  
妹。棗花簾下賭新詩。

溫文爾雅別饒風韻

遣興六首

陋巷稀車轍。叢林聚鳥聲。柳塘蛙聒聒。槐穴蟻營營。  
耽詠真成癖。逃虛豈避名。莫嫌農圃拙。隙地可資生。  
幽居領禪意。詩外澹無言。菊種淵明徑。林荒仲蔚園。  
娛親承菽水。問字有奇媛。瓦缶方鳴世。蠶蠶任衆喧。

抱膝虛堂上。臨風敞素襟。夢醒莊叟蝶。興寄蔡琴琴。  
暖日薰花骨。幽林養道心。忽逢吟侶至。攜手陟雲岑。

靜觀蒼狗幻。閒笑白雲忙。詩罷攜柑去。芳郊正艷陽。  
有跌蕩湖山興。致騁翫。

窗景含殘雪。春光上柳枝。煙巒排闥畫。松籟一庭詩。

遣興



刻意成微尚。孤懷不世知。清吟能絕俗。何必肖安期。  
滄桑拋逝水。天地等遺廬。課弟披經史。添香校簡書。  
鳥啼花落後。茶熟客來初。夜飲無佳饌。呼童且釣魚。  
雨後園蔬長。苔封石徑蕪。荒雞喧里巷。流水奏笙竽。  
謀道何嫌苦。長貧亦自娛。閒評村落景。得似爛川無。

小住塵寰不計年。隨緣寄興樂陶然。數椽矮屋堪藏拙。  
十畝方塘可挹鮮。天半月明呼鶴起。山空雲爛抱琴眠。  
尋春擬泛滄波棹。叩謁蓬壺第一仙。  
連天烽火太披猖。借酒頻澆礪礪腸。大好桃源無處分。  
爭棋局為誰忙。六朝煙雨空陳蹟。三月鶯花選勝場。  
鎮日看山攜蠟屐。收將風月貯奚囊。

遣詞敲韻穩。當有法。騷馨

遣興二首

新淑潛

汪汪千頃滌俗塵。萬斛騷馨

臺城路

花

熱居無礎樹。白髮鎮相催。誤我書千卷。懷人酒一杯。  
湖山容跌宕。風月漫徘徊。却笑鄰家叟。荒唐話劫灰。  
吾生墮泥滓。觸景漫悲傷。富貴三春夢。乾坤一劇場。

十分春在江南樹。苔枝綴珠無數。淡蘸溪痕。濃分雪意。  
勞展東君情緒。幽香暗嗅。笑驢背。停鞭鶴邊題句。



瘦影。扶。滿。懷。清。與。渺。何。許。癯。仙。寒。夜。夢。久。忍。娟。  
娟。素。月。清。景。孤。負。姑。射。凝。神。羅。浮。寫。照。裁。剪。東。風。幾。  
度。芳。悰。細。訴。正。倦。對。江。山。玉。消。瓊。窈。勝。點。妝。臺。綺。羅。  
恩。怨。苦。

雲山縹緲仙子綽約彷彿夾岸桃花不辨仙源

流水驪樂

臺城路梅花

幾。生。能。有。修。來。福。檣。前。儘。頻。私。祝。占。到。春。魁。獨。標。冷。  
艷。那。管。東。風。拘。束。空。山。老。屋。恍。分。隔。仙。凡。全。無。榮。辱。  
酒。熟。茶。溫。廣。平。一。賦。夜。深。讀。商。量。殘。夢。待。續。記。羅。  
浮。繡。袂。消。盡。塵。俗。雪。門。精。神。炷。扶。鬢。影。倘。作。神。仙。眷。  
屬。追。洄。往。躡。恁。老。去。西。湖。波。吹。寒。綠。猶。有。餘。香。得。天。  
偏。氣。足。

哀而不怨樂而不淫作者胸無點俗驥樂

臺城路梅花

隴頭寄與無逢驛。一枝報春消息。鶴背霜寒。驢邊雪。  
緊。點。染。乾。坤。生。色。冰。心。正。寂。倚。翠。竹。編。籬。玉。人。吹。笛。  
伴。取。黃。昏。依。稀。明。月。舊。相。識。玲。瓏。空。妙。素。感。借。花。  
神。寫。照。詩。興。清。逸。庾。嶺。雲。荒。孤。山。夢。曉。別。向。江。南。相。  
憶。芳。情。自。惜。問。東。閣。揚。州。重。來。詞。客。喚。起。癯。仙。認。當。  
年。翰。墨。

瓊樓玉宇有仙人呼之欲出驥樂

臺城路梅花

孤山處士曾相識。回首滿湖寒碧。淡夢吹香。濃粧點。  
鏡。往。事。多。情。堪。述。溪。橋。路。窄。掛。新。月。黃。昏。影。浮。岑。寂。  
一。點。檀。心。江。南。報。與。舊。消。息。邊。城。又。吹。鐵。笛。數。紛。

紛剪玉清瘦堪惜。全副冰姿。半殘素面。翠羽啁啾。清絕重來攀摘。待付託東風。替春着力。洗盡鉛華。一枝雪。白。

冰甌滌筆瓊曰研霜方能寫此鬢髮

臺城路 梅花

昨宵寒逼江南樹。枝頭暗將春洩。歷盡冰霜。爭回氣。候。贏得丰標。負絕餘香。忍折任疏影。橫斜澹。星明滅。繡袂相逢。酒醒何處記芳躑。西湖一從夢別。悵林逋老去。誰賞芳烈。弄玉初歸。飛瓊乍歇。彷彿詩人堪說。珮環鬥雪。算冷艷全欺。點塵清。澈寫入黃昏。伴關山夜月。

寫照玲瓏似鏡花水月 鬢髮

臺城路 梅花

潘逸園

東風吹遍江南嶺。啾啾翠禽調語。竹屋朝雲。蕉窗夜雪。都是曾經遊處。玉妃媚嬾。甚文正新詩。廣平舊賦。縞素欣逢。羅浮一夢自千古。孤山芳壓綠路。恁林家放鶴。湖上來去。疏影窺溪。暗香吹水。認取愁痕何許。黃昏幾度。瞥佛界千花。放翁一樹。吹落江城。哀聲翻笛譜。

十里平湖翻烟濤萬狀 鬢髮

臺城路 梅花

蕭條歲晚。孤山路。風吹凍雲何處。驢背尋詩。虎丘踏雪。何限騷人情緒。金盞茸纈。有萬斛儲香。先春傾吐。悄坐寒窗。一篇閑誦廣平賦。黃昏籬角自倚看歌。斜竹外。亂玉無數。冰抱清心。霜參傲骨。應是花中巢許。笛聲暗譜。聽五月江城。感深遲暮。夢入羅浮。此懷

誰與訴。

霜鐘清響有出林餘韻驪鬚

雨淋鈴湘妃笱

吳清麗

憑誰咒竹淚痕凝。知化成雛綠。湘妃際此癡澤。龍髯

攀斷。貓頭抵觸。虎眼疏籬。怨瑤瑟。生長湖曲。問况味。

蒲碧櫻紅。山鬼水神版。參玉。洞庭遮莫同淇。凍

雷驚解脫。元機速。薰風一夜飄箏。祭陵廟。御厨香熟。

獻共鱗魚。須借蕭辰。芳節蠶粥。漫重說。束弛蒼梧。班

亂翠嬌族。

妙緒環生清神洒漾扣定笱字籠罩湘妃少年

有此手筆躋古未艾驪鬚

雨霖鈴湘妃笱

馬英

輕煙含籊。護盈盈袖底淚珠。落生來已是纖弱。腰圍

瘦把那禁愁縛。細雨輕雷驚起。雛靈怨湘澤。月夜靜

疑是天風吹墮。瑤簪碧盈握。坡仙戲作參師約。藍

春盤玉版瑩如削。穉龍觸破籬底喚。地下楚魂重覺

故步低徊。露濕芳苞。裂蘇斑駁。莫更問。帝子蒼梧舊

夢。今非昨。

初寫黃庭恰到好處驪鬚

愁倚闌分畫箇

潘逸園

春漠漠。日遲遲。曉風吹。倚遍玉闌開不語。鎮相思。

迴憶燈下敲詩。個中消息誰知。近日帶圍寬欲盡。瘦

腰肢。

醉太平春興

梅花前村。梨花閉門。輕風細雨黃昏。斷天涯客魂。

紅樓夢溫。青衫酒痕。歌筵玉燭金樽。向芳叢餞春。

情致纏綿曠發

補刊

戴師特課寄到匆即附刊所有作者姓名統候後  
期揭曉特此佈知

陸遊為韓侂胄作南園記論

士有詞翰之美。文章之妙。必具有堅貞卓絕不可凌  
犯之氣。然後可折權貴之威。而不為所用。若徒高詡  
文采。樂見於當時。終必累其生平。而喪之。如陸遊為  
韓侂胄作南園記是也。嗚呼。士之欲保名節於桑榆。  
何如是其難耶。夫遊憂國思君。忠憤昭明。發見於詩



歌間不一。而足何乃輕棄珠璣於糞壤。而甘為奸佞  
作記乎。朱晦菴嘗評遊曰。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  
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非有先見之明耶。或謂  
侂胄惡熖滔天。常以刀鋸輕天下士。今以記丐之於  
遊。作之可以免禍。若違其意。恐難保全首領。遊蓋求  
免弗獲。不得已之作也。後之人應憫其遇之苦。何徒  
責其仗節之不堅。吁。此不通之論也。君子之有文。以  
明道也。以言志也。道也者。天下之義理。志也者。孤衷

之積蘊外以奉大道而不違內以盡吾志而弗失則其文有關於世教可風於天下矣若遊縱清幽之筆爲阿順之文晚節不終遂成白璧之瑕不可惜乎爲遊計者進不得爲霖雨拯救蒼生則宜遯跡林樾宵申屠蟠之之處危世乃不知此義妄運文機墜喪名節甘叢百世之謗議亦可傷矣太史公曰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遊爲名教俊才何未之聞耶予故曰高詡文采樂見於當時終必累其生平而喪之豈非然歟。

中有精到語首尾結括亦佳 鍾堂

陸遊爲韓侂胄作南園記論 安徽張明義

嗚呼士君子之涉世可不慎哉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宜諸

口舌者猶如此况形諸筆墨哉適吾觀宋之陸遊何竟昧斯義耶夫遊宋之大儒也其文章閎中肆外不亞唐之韓愈氏使其健筆紀事述言成宋一經足以褫奸雄之魄否則明目張膽彈劾權奸若漢之張綱唐之趙奉章明之楊繼盛左光斗諸公事雖不成亦足以伸正士之氣即或噤若寒蟬而無諂無干志尙廉節亦可免當時之物議胡乃甘心低首爲權臣韓侂胄作南園記耶欲求進職也則溺於利祿欲以免禍也則喪其操守二者無一而可胡漫不審慎而屈徇所請耶或曰不然遊與韓侂胄有同寮之誼故爲作記並非諂于以乞進職也試思人生斯世孰不爲人作事偶一作事人即曰汝干於人諂於人豈非苛論哉雖然遊既不獻媚於侂胄則不爲之作記可

也。昔韓文公作毛穎傳。稍涉遊戲。遂見誚於包世臣。李中孚以其母守志訓子事。乞傳於顧亭林。而顧拒之。謂吾輩作文。非有關於天下國家。則不爲也。而陸竟以其蓋世之雄文。供權奸之玩具。不亦儻乎。余故深惜而備論之。

詞嚴義正老筆披紛錦堂

陸遊爲韓侂胄作南園記論 安徽董繼業

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丈夫之節也。不諂權姦。不失道德。此君子之守也。故士生於權姦當道之時。不能口伐筆誅。亦當閉門謝客。若隨聲附和。以希榮

固寵。是名教之罪人也。夫陸遊之爲韓侂胄作南園記也。其情雖屬可原。而其實爲近諂。何則。侂胄樞密也。而遊爲之作記。意何居乎。將以求美官耶。則淫

於富貴。若懼其權勢。耶。則屈於威武。將以悅侂胄。耶。則是諂權姦而失道德。數者無一而可宜乎。滋當時之物議也。或曰不然。遊與侂胄本有同寮之誼。爲之作記。亦不爲過分。君何責之深乎。余曰。侂胄誤國之罪魁也。遊知其姦而爲之作記。是諂也。若不知其姦。是瞶也。安有丈夫君子而諂而瞶乎。雖然。侂胄之愚亦可笑也。自知庸碌無能。不克名芳千古。欲得名士爲之作記。己庶可以附驥焉。然不務盡心報國。徒欲博虛名。將冀流芳。而不知道以遺臭也。余故備論之。以爲誤國諂姦者戒。

文筆峻厲老到可喜無平允曠沓之弊錦堂

以上兩卷抄寄過遲補錄於後

莊騷二學異同說

倪章觀秋

莊騷二學。一出世。一憂世也。惟其出世也。故屏絕萬。由不爲世。詎則汨羅之投。既免其心之樂。與莊同。學。有一致死生。惟其憂世也。故珍重萬。有雖放逐。不之。或未至與莊異也。假使莊周於平居無事之時。不與。恤不觀莊子之言乎。曰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道相習。重簪笏如泰山。因即慕蕭曹。追望散冀。以世。不見。自知則知之。又云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顯安能悠悠卒歲。不逃讒廢死乎。是其心之憂。不與。不可方不可方。可非出世之發。而何更不觀離騷之。屈平異學。未有不與離騷同也。總之論名節。則離騷。言乎。曰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優於莊子論超拔。則莊子優於離騷。一出世之學。一。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又云固時俗之工兮。倘規。愛世之學。要皆無當世用者也。

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非愛世。一出世一憂世兩語已括盡莊屈平生至其樂。之學。而何然則莊騷二學。誠異而不同矣。夫莊屈兩。不同在心不在遇。尤洞見癥結來卷較遲拔錄。人一生。周之衰。一生楚之削。其遇同。其學之所託不。之流壺。同。則心爲之也。非遇爲之也。主宰於莊周。屈平兩人。友客辨。之心。以成其所學。而憂樂判焉。假使屈平於放逐之。骨肉之間。親戚之內。無所謂友也。亦無所謂客也。非。時不仕懷王。輕三閭大夫。若鴻毛。遂乃排巢父。拉許。關骨肉親戚。而時至我家。與我相接洽者。無一非友。

即無一非客也。友客之道。何從而辨別乎。曰是不然。

佳文瀟壺

彼夫精神相屬。志趣相投。輔我仁。關我痛癢者。友也。

遺興

張守祿

不可以客例也。若其適然而來。卻然而去。有所求。則

長堤紫陌草萋萋。鎮日尋芳望欲迷。遙見隔溪春意

不憚逢迎。無所求。則聽其疎落。而與我無切身之關

鬧扶筇。又過小橋西。

係者。客也。非友也。然則友與客孰重乎。曰友重。吾將

小院晶窗面面開。碧天涼月自徘徊。銀床冰簟清無

好友歟。抑好客歟。莫不曰好。友而不好。客。夫然而孟

夢。臥聽簫聲隔水來。

嘗好客。卒得力於馮驩。程公好客。亦收功於蹇叔。則

垂柳青青照鬢非。秋來心事總依違。閒階立瘦斜陽

客。嘗好客。有時或勝於友也。若夫蕭夫人登臺笑客。

影痴對西風。觀雁飛。

觸卻克孫良夫諸人之怒。致生攻齊之禍。不好客之

照眼霜枝冷欲流。曉寒乍動暗香浮。何當老作孤山

為害。弊遂至此。即以友論。孫臏好友。萌則足之禍。管

客常對梅花作臥遊。

甯好友。有割席之煩。友有時或不及客多矣。是尤在

絕好風情天然節拍瀟壺

乎善。於友客之間而未可一槩論也。

愁倚欄令遺懷依舊歸愚體

於友客辨得明於好。友好客利弊說得出。自是

溪邊種竹為家。向竹裏開門路斜。門外蘼桃溪上柳。



飛絮飛花。晴窗活火煎茶。恁時節。香溫夢賒。塵世  
些些。亂不響。鼻鼓清笳。

雨霖鈴 酒妃筇

輕陰無着。正湘雲晚。膩粉猶薄。尖葱漫譜清怨。新妝  
袖短。香腮斜托。却掩啼痕點點。任他日。斑駁怕也要。

# 附刊

長日無聊小窗多暇得同人寄來文卷為酌正一

二付之排印以快先觀其甲乙俟齊卷後定之時

六月杪去交卷限期尙先一月也

讀魏風十畝章感言

瀛壺主人

枝節橫生底向春風露頭角。黃陵暮雨寒如昨。料  
蘭馨翠玉誰曾削。明瓊錦帶。簾底應記。取暖烟低暮  
試寫離愁。分付書空妙顯休錯。奈只有飛露情多。泣  
向離邊落。

魏風十畝章。傷國之危。亂而作也。天之生才。以為一  
世不得已。乃以善一身。此豈詩人初志哉。當魏之時。  
朝政浪莽。雖君子莫與治。其臣皆泄沓相安。燕雀處  
堂。以為樂朝。無可仕也。不朝則野。而詩人之感生矣。

不欲明言所感。以于世。詭託之於閑。閑十畝。歸去田園之樂。樂在一身。憂深一世也。達官不爲。而自託桑者。野有人朝。無人矣。時事可知。傷心人之懷抱。更可知。且當天下。洵言無聽。唱無和。獨其友可商。隱計則當日之官。於其國舉。巖巖無可告語。其友亦空谷足音。得之或蚤。然而喜者。此詩人言中之意也。而吾

秋無天。可問讀。虛信小園一賦。斫地長歌。試起詩人而質之。當亦感不絕於余心。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者矣。雖然。非詩人之樂。不能動蔡子之悲。非蔡子之悲。無以起詩人之樂。夫蔡子者。固將易詩人之悲。而爲蔡子之樂者也。感而有言。其所樂於言外得之。

意中之言。乃悉於詩見之。讀是詩。所由發無涯之感。歟。夫不仕則耕。古之隱君子。託於農圃者。何限。而以

閱楊生韻芝文胸中磊塊不能平。借此一澆之。世有同我感者。乎請以之作下酒物。瀛壺並識。

竹能醫俗說

瀛壺主人

觀今日田園荒盡。征稅猶煩。有輟耕而嘆息於野者矣。求置身十畝。閑閑長爲農夫。以沒世。如詩人之所以自託。殆不可必得。而國猶是也。政猶是也。中原多故。寄傲何方。並世遺賢。神交何屬。箕山潁水之鄉。勞勞結念。秋水蒼煙之地。渺渺伊人。賸屈平香草千

善醫醫心。善治病者。治無形。夫無形之病。俗是也。人莫患。夫志俗行俗。而狀俗次之。俗之爲病。由湊理肌膚。以達於骨髓。厥根最深。治之於無形。則醫心貴矣。醫心之法。坐臥與忘行止。與適無入而不與俱化。此

醫之善者也。知此可與論竹能醫俗。夫胸次欲寬。始不俗也。而人每失之隘。竹之虛心有容。足以醫之。氣節欲峻。始不俗也。而人每失之卑。竹之直立不撓。足以醫之。行事欲磊落而光明。始不俗也。竹之挺挺干霄。昭立節足以醫之。其使口與竹對。未有不淡然而無累。飄然而輕舉。瀟然洒然而絕塵俗之病。十去其五六矣。是醫之能竹之能也。能法夫竹之通而節則行。無俗能效。夫竹之理而析。則志無俗。能得夫竹之幽而韻。獨行而不阿。則狀無俗。不必煎伐腸胃也。不必漱滌臟腑也。不必收功藥劑。求之於參苓薑桂也。天下醫心之醫。有進於此者乎。世果奉竹爲導師。則無俗心。斷乎其無俗病也。斯真得醫者意之之意。視用藥則神乎。其神者矣。抑吾嘗聞之香山居士。其

言曰。竹本固。固以樹德。竹性直。直以立身。竹心空空。以體道。竹節貞貞。以立志。苟或師之。進於賢矣。甯獨免俗乎哉。俗之醫。其說猶淺也。其能事猶不盡也。

瀛壺居士北遊自贈序

瀛壺主人

余讀莊子知北遊。竟慢然曰。夫吾身之爲螻蟻人物之爲稊稗。世界之爲瓦礫文字之爲屎溺。吾乃今始知之。何向之貿貿也。吾方委身委順。委和視萬物。皆委蛻一一以任。天地遊乎無何有之鄉。去不知所止。聽其所止而休焉。來不知所終。隨其所終而息焉。而後乃今獲知之向也。迷今也悟矣。外觀之宇宙。夢夢耶。紛紛耶。內觀之太初。混混耶。沌沌耶。甚哉。吾能有無矣。而未。能無也。將內化而外不化。有固於人歟。將外化而內不化。未及於古人歟。嗜吾猶昧然處。

其奚能釋然遊乎雖然吾之北遊不必玄水之上隱  
斧之丘一語狂屈三問無爲謂也不必反於帝宮是  
無爲謂之是以爲是似狂屈之似以爲似也至言不

造化而不爲造化所玩弄哉世知吾北遊而知或不  
盡吾知吾北遊而言或不盡姑仿莊子知北遊之意  
以自贈

讀魏風十畝章感言

楊韻芝

能竟又嘗出其所蘊與海內外高人才士交以神若  
遊若非遊遊暢矣而多近於迹若夫名山大川昔人  
遊而適適而筆諸書著效於所爲文則亦不過當時  
意想出之後人慨慕及之未遂得遊之真也然則余  
何以北遊不知以螻蟻之有知而至微也以稊稗之  
無知而形生也以瓦甓之無生而有形也以屎溺之  
有形而臭腐也猶如是而造如是而化自吾身以逮  
人物世界文字舉作如是觀則亦何妨脾闔乾坤且  
暮今古吐納江海舒卷烟雲極吾逍遙之遊以玩弄

余讀魏風十畝章而慨然矣以魏之政亂國危賢者  
不樂仕猶得與其友追思田園之樂欲借以見志閑  
閑桑者自託隱淪是可幸也乃言世危亂過之擾擾  
中原幾無一片乾淨土所謂閑閑十畝者伊何地耶  
賢人君子歸於農圃類桑者之泄泄者果何人耶是  
可悲矣夫亂不異世隱不異地人不必遂異於古今  
獨無其地其人徒想慕於十畝之詩人心嚮往之而  
不能至感慨繫之矣抑又有見焉閑閑者詩人之心  
樂在內者也泄泄者詩人之境樂在外者也讀詩者

能樂其所樂。則地不必十畝。人不必桑者。世不問政。何如亂國。何如危。所樂自存焉。是亦何人非。詩人之儔。耶。獨惜。離離者。蒿目盡禾黍也。攘攘者。遍地皆荆棘也。桑麻待話。惆悵夕陽。榛莽塞途。艱難行路。雖以古之詩人處此。有不悲從中來。不可斷絕者乎。則亦何樂於其心也。吾讀是詩。蓋不勝發思古之幽情矣。

借古感今。低徊身世。王處仲之唾壺。不知擊碎。

幾十個讀竟。爲百感交集。瀟瀟

竹能醫俗說

楊韻芝

植物中稟氣之剛。植節與高人志士同。無過於竹。彼其產自嶰谷。繁生於塵世。不囚土脈之膏腴。而或變其節。不待歲月之遲久。而能老其才。不畏冰霜之欺凌。而少挫其氣。宜其超然自拔於俗矣。夫竹之與俗。

相違如此。其清風逸致。去俗當必日遠。乃昔人獨謂竹能醫俗。何哉。蓋惟能自拔於俗。故其品高。其節峻。其丰規。益落落塵世間。世之人日與之親。眼之俗。竹足以清之。氣之俗。竹足以化之。竹有聲。聲入於耳。而耳不俗。竹有韻。韻入於心。而心不俗。凡與竹相周旋者。談吐無俗狀。往來無俗客。是皆不藥而醫。醫之神者也。雖然。天下庸有俗不可醫者。腦滿腸肥。其狀俗。脅肩諂笑。其態俗。丈夫其貌。妾婦其行事。其骨俗。此其人雖羅渭川。千畝於其前。無沉疴之可救也。竹之能。或有時而窮。吾以爲是窮於俗。不可耐之人而已。其不甘於俗者。固無不入與俱化也。試低徊淇澳之旁。有不懷君子之德者。誰乎。試遨遊瀟湘之渚。有不出塵之想者。誰乎。世之醫醫以藥。竹之醫醫以心。

夫能使人無俗於其心。非醫之上歟。上醫者當師吾甯終身師竹而不願一日諧俗。

竹自不俗。人入而與之化。亦自去俗。日遠此不

醫之醫也。醫字活能字。亦無實際視乎人之就

醫與否。為斷竹無與焉。說得純是醫。純是不醫

之醫。胸中雪亮。宜其腕底風生也。瀟壺

釣臺五律

楊開森

富春山下過遺蹟。感人深。一釣空天地。荒臺自古今。先生留尺土。吾輩澹名心。不盡高長意。清風底處尋。

是此題是此詩何等力量何等膽氣。瀟壺

樵隱傳

周原雨青

樵隱者周姓而匿其名。居五峯之下。五世於茲矣。五峯之旁環以山。山皆幽秀。惟高不及五峯。春秋時必

數登其巔。至則或高歌或長嘯。或悲或樂。人莫知其意。日暮與牧童樵子同歸。村人咸笑其有類樵。故遂以樵隱名。樵隱少孤。質甚魯。過目即忘。及弱冠。忽然而悟。始知讀書之樂。平生無他好。第酷嗜吟咏。每搆思時。如醉如癡。或鎮日不能成一字。偶有所得。則欣然忘食。不暇計其詞之優劣。雖他人笑嫻怒罵。不顧也。家之左右皆小溪。前後皆田家。遇雨過。必往坐石上。聽水聲淙淙。值暇日。必與田野老共話桑麻。此其一生樂事。人世是非。理亂皆罔聞焉。性不喜飲。然亦時有飲興。飲過三杯。輒醉。醉則頽然作睡。鄉遊樵隱尤愛名山大川。嘗謂人曰。何日得與二三知己。同遊天台雁宕西湖。盡攬其勝。吾無憾矣。因叙其生平如此。

贊曰五峯者豈匡廬之五老峯乎。樵隱殆古隱君子之儔乎。或曰樵隱恬淡其志。捐去萬事。徜徉於茲山之上者。彼固樂其心之所樂而已。

作者其武陵仙源人耶。讀一過覺五柳先生去

人不遠贊亦淡而彌旨蕭奇

浮槎山人傳

楊韻芝

山人隱其名。居浮槎山麓。世因呼爲浮槎山人焉。浮槎林壑深邃。爲淮南冠。頂有泉。涓涓漫流。歐陽永叔評爲天下第七泉。山人喜幽巒。可以遊。溯泉可以飲。侍親課徒之暇。吟嘯乎山巔。探奇攬勝。得天然之樂趣。常笑謂晉桃源。唐盤谷。不是過也。山人有茅屋數椽。儲書數千卷。擊薄其間。披籍冥搜。傲遺萬物。雖千

駟萬鍾。落落不爲意。而獨於古今所謂詞章之學。則

磕磕然嚮逐而追躡也。喜吟哦。春秋佳日。與朋輩相唱酬。不絕爲詩。中奇氣多豪語。胸中邱壑。眼底煙霞。一一發洩之。性直諒。恥干謁。見不善畏之。如陷阱然。開當代蓄德能文之士。則景慕弗已。蓋欲苦耽絕學。力挽頹風焉。

贊曰。昔孔子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今山人遭世亂。而託於浮槎。夫孔子之所乘。意中之桴也。虛境也。山人以槎託奇壑也。亦實壑也。不求名於世。而惟求學於身。浮槎人或有託而逃歟。然而巖巖者。山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矣。

看祇自寫己志。而胸中抑塞磊落之氣。悉於言外傳之。士不能爲卿相。猶當勉希聖賢志。可嘉

矣。讀

贈瀛壺居士北遊序

蔡楚曉

吾師瀛壺居士志於遊者也。遊心於著作之林，其詩若文，多自述己志，復刊成帙，挾以與當世大人先生遊。極之千里萬里，以精神交，不以山川隔，是不可謂非奇於遊矣。夫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高，不過長安洛陽，不知古帝王之所都，宅不入天台，雁蕩，不知古仙人之所棲，息不涉西湖，洞庭，不知古名士才人之所流連者，何地何景，是未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也。居士老猶健，遊益壯，更思行萬里路，以騁其豪。於是將事北遊，居士之友，燕、蜀、湘、鄂、江、皖、浙、閩，尤多書數數敦促之。居士曰：是吾心也，行且決，誰以言張之者？楚曉曰：唯唯歸而屬思，振藻念文，不奇不足爲贈文，奇矣而未稱居士志，更不足爲贈。時夜方半，挑燈而

起，拔劍而舞，揮淋漓墨，濡而出，遂言曰：夫鳳凰翔於千仞而天不爲高，大鵬搏於九萬而海不爲大，曩讀吾師語遊篇，不嘗曰：化余之左臂以爲鵬，而上則九天乎？化予之右臂以爲鯤，而下則九淵乎？將以極吾師之遊，誠汗汗漫漫，不知其終者矣。於北遊何有，然而昔之語遊，虛也不虛，語不奇，今之北遊，實也不實，遊不奇，吾師以奇人結奇想，此一遊也。豈獨江山風月與爲主賓，花竹禽魚供其陶寫已哉？必將徧歷名山大川，尋得道至人，相與吐納，世外烟霞，以爲快，不則入謨觴之秘館，遊嫫媿之福地，第十洲三島未發之異書，一一探其奧，以津逮人間於茲遊，或不負，不則隨其所至，某鄉某里，采水某山，某師某友，過其地，登其堂，一覲其人，拍手談平生得意事，掀髯狂笑，不



復知有人間世。斯吾師志歟。楚詭文不足紀吾師。以吾師遊之奇。恢吾筆之奇。吾言於是乎暢。吾文於是乎有贈。

其文奇以肆其言談以詭其意皆一一打入居

士心坎中吁奇矣瀟靈

劉子自傳

劉保和

劉子名不聞於世。自號劉子。人亦以劉子稱。性瀟灑。不同庸俗。好吟詩。詩不計工拙。取於自適。性情而已。喜結交海內詩人。交亦不濫。朋輩誤以爲高。每造廬而訪之。時和一篇。或揮麈清談。談竟輒去。不以迎送拘外形迹也。居則簞食豆羹。出則簪冠草履。落落有自得意。與同邑沈習公友善。介附嶺東壺社。所得師友尤多。嘗慨然身世之間。不復預聞時事。退而託於

筆墨。以自娛。若將終身焉。因自爲傳。以見志。論曰。士生今日。以才見於世者。希矣。惟友朋山水詩文之樂。無窮。彼名其外也。忘懷得失。以此自終。無用之用。天所以待劉子者厚矣。於聞達又何求焉。

千古友朋山水詩文之樂實地消受者幾人劉

子乃欲據而享之耶。酒脫自喜文無點塵。瀟靈

逸園居士自傳

潘逸園

居士逸其名。性落落。有飄然出塵想。故名其廬曰逸園。自號曰居士。年二十有二。始學而終賈。賈仍不廢。學常以市隱示晦也。故又以逸園名。居平抗希古逸。若東籬之菊。孤山之梅。輒想像其人。低徊於懷。不能去。蓋不獨逸其名。並逸其心焉。居士家皖歙之南。依山爲村。聚族而處。未或輕去其鄉。稍長。侍親買蘇之

崑山居士之逸。乃以客寄。客亦不落窠臼。以所交多益友也。獨嗜書史。偶有所得。出與二三知己質得意時。輒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以爲至樂。師事嶺東瀛壺居士。居士語人曰。聰明穎秀。逸才也。以性情學問。相期許。時於壺社一較藝。得失不以爲意。客中春花秋月。野鶴閒雲之旨趣。會心處。殊不少。殆古逸民之儔歟。其自叙如此。

論曰。逸非忘世也。居士之逸。以逸寄也。例居士以隱者之逸。居士笑謝之。知居士者。獨有壺公。居士奚憾焉。託之逸園。以逸晦。豈以逸終哉。

人非甘逸時。不得不逸。立意既高。通體亦翩翩。

逸致撲去俗塵三斗瀛壺

藝菊主人自傳

沈飛

藝菊主人者。三泖九峯間之野人也。以藝菊自娛。而慕陶淵明之爲人。蓋其性情淡泊。無名利之見於胸中。但耕倪田。承菽水歡。簞食瓢飲。怡然自得而已。讀書之暇。鍾情詩酒。詩不作應酬。酒則以醉爲快。醉輒酣臥。恒寄傲東籬。以自况。有時夢遊瀛海間。恍置身三島十洲。侍仙人說無生妙偈。不自知其爲夢也。喜與人談倫。餘事及桑麻晴雨。不問朝市。見人著作之有益身心者。則又引以爲良友。爲嚴師。獨於菊。高其晚節。終身藝之。無少倦。故以主人自號云。

有菊有花有酒居。然東籬處士足以豪矣。入後

更饒真實本分事瀛壺

奇園主人自傳

周筠坡

主人居奇園。潛其姓氏。園之大不能半畝。主人匠心

獨出花木。水石皆奇。閒以胸中奇氣吐而爲文。如木逢春。如筍出土。其奇氣自不能磨滅。出其奇意作詩。不用法。不模擬古人。自成其奇。而已喜作書。筆意超逸。有奇致。相與往還者。皆奇士。斯無之而不奇。無之而不奇。故天下後世莫能爭是園。主人得專而名焉。然數奇不偶。以奇園主人終。惟奇主人者。奇之世知主人者。稀矣。因述其奇。以自慰。

論曰。士無所見於世。世遂以碌碌無奇視之。庸詎知碌碌無奇中。正多奇士也。世奇不奇。世不奇。始奇不奇之奇。微主人誰與歸。

絃外有音。文外有感。讀之。歷落有奇致。同主人志者。世何人乎。此種奇福。天實靳之。無怪天下

俗士多奇士少也。適齋

竹能醫俗說

周筠坡

竹譜云。植物之中。有名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東坡詩云。不可居無竹。無竹令人俗。此韻語耳。非竹真能醫俗也。今有人焉。問於主人曰。主人所居。有花有木。而獨無竹。得毋塵俗乎。主人曰。否。主人之心。虛於竹。主人之節。堅於竹。眼中無竹。胸中有竹。固無半點塵俗也。雖種萬竿竹。令俗士居之。眼中有竹。胸中無竹。不惟竹不醫俗。俗反累竹矣。客問主人言。唯唯退。因寄所託文。亦眼中無竹。胸中有竹。可爲知者。

道難與俗人言也。適齋

第三期社課題

朱遜叟先生主課

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義

約法三章議

團扇摺疊扇各七律一首

不拘韻

食西瓜五言十一韻

限九佳韻

聞蟬四絕

限侵覃鹽咸各一首

限十月底齊卷逾期不受

補白

一〇六

寄懷伍祐吳東園瓢城金翰逸徐荔亭張蔭孫

阜甯龐馨吾李鶴樵戴驥磐揚州徐申甫方

佛生高郵楊璧漁寶應羅佩芹丁翼孫毛瀚

波淮安朱亦奇六合張卓人諸逸老

沈本淵

劫後餘生在江淮未寢戈荒郊竄狐兔急鼓散鸛鵝

問訊書難達傳聞信易訛我懷諸逸老搔首發高歌

江上重圍解倉皇竄海邊祇愁龍戰野不見馬歸田

烽火悲離亂滄桑感變遷黃巾尊道義應避鄭公賢

寄懷一首鹿塵兌厂學長政和 沈本淵

嶺東矯矯陳無已綺歲文章噪藝林好句欲仙誰覓

得萬花如海閉門吟

丁卯年夏季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6216B

壺社鴻鴈錄一冊 定價三角



編輯者 潮安 陳兌 厂

印刷者 上海 著易堂印刷所

城內石皮弄

寄售者 上海 著易堂印刷所

城內石皮弄

藏版者 澄海 小瀛壺仙館

